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四十二

性行門

悖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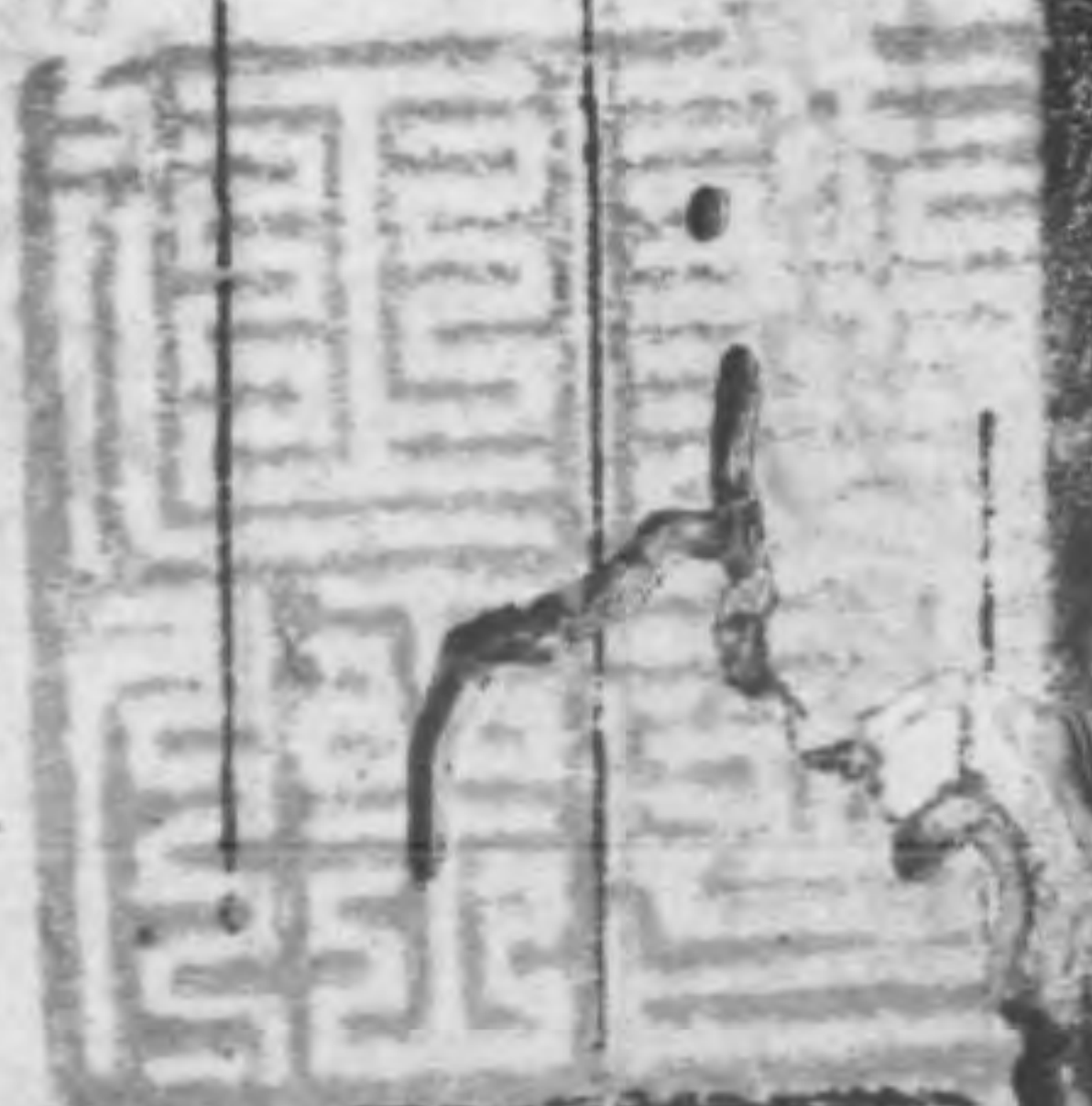
悖逆傲慢者

義恭盡伐孔廟栢樹 南史

魯郡孔子舊廟有栢樹二十四株歷漢晉其大連抱有二株先
倒折土人崇敬莫之敢犯宋武帝子江夏王劉義恭悉遣伐
取父老莫不歎息

蕭綸危官 南史

邵陵攜王蕭綸字世調小字六真梁武帝第六子也少聰穎博



學善屬文充工尺牘天監十三年封邵陵郡王普通五年以西
中郎將權攝南徐州事在州輕險躁虐喜怒不恒車服僭擬肆
行非法遨遊市里雜於厮隸嘗問賣鮓者曰刺史何如對者言
其躁虐綸怒令吞鮓以死自是百姓惶駭道路以日常逢喪車
奪孝子服而着之匍匐號叫籤帥懼罪密以聞帝始嚴責綸不
能改於是遣代綸悖慢愈甚乃取一老公短瘦類帝者加以衣
冕置之高坐朝以為君自陳無罪使就坐剥褫捶之於庭忽作
新棺木貯司馬崔會意以輜車挽歌為送葬之法使姬乘車
於後會意不堪輕騎還都以聞帝恐其奔逸以禁兵取之將
於獄賜盡昭明太子流涕固諫得免免官削爵土還第

朱齡石割瘤

南史

朱齡石少好武不事崖檢舅淮南蔣氏才劣齡石使舅臥聽

事翦紙方寸帖着舅枕以刀子將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
舅畏齡石終不敢動舅頭有大瘤齡石伺眠密割之即死

高駢無功肆醜

唐書

高駢字千里唐僖宗廣明初為淮南節度使時黃巢壁上饒
會衆疫癘駢遣將張濬進擊之巢大惧騰書於駢丐歸命駢信
之當此時昭義武寧等兵數萬赴淮南駢欲專已功奏賊已破
不須大兵有詔班師巢知兵罷即絕駢請戰擊殺張濬乘勝
度江攻天長駢欲縱賊以聳朝廷然後立功駢兵終不出賊北
趨河洛會二雉雉署寢占者曰軍府將空駢惡之悉兵出營東
塘舟二千艘戈鎧完銳日討金鼓以侈士志與浙西節度使周
寶檄欲連和而西寶大喜有謂寶彼欲并江東為孫策三分
計寶未之信俄而駢請寶至軍議事實寶怒辭疾不出魯曩遂

搆駢屯東塘百日託以寶及浙東劉漢宏將為不利乃還以應其變帝知駢無出兵意天下益始乃以王鐸代為都統以崔安潛副之詔韋昭度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加駢侍中增實戶一百封淳海郡王駢失兵柄利權攘袂大詬即上書謾言不恭詆鐸乃敗軍將而安潛狼貪有如旄敗詒千古之悔又引更始刮席子嬰軼道事以激帝帝怒下詔切責當此時王室微不絕如帶駢都統三年無尺寸功幸國顛沛大料兵陰圖割據一旦失勢威望頓盡故肆為醜悖脅邀天子冀復故權而吳人顧雲以文辭緣澤其姦愾然無所忌畏又請帝南幸江淮會平賊駢聞縮氣悵恨部下多叛去鬱鬱無聊乃篤意求神仙以軍事為呂用之

馮道欺慢世宗 五代史

馮道字可道前事九君未嘗諫諍周世宗即位劉晏攻上黨世宗曰劉晏少我謂我新立而國有大喪必不能出兵以戰于黨自將擊之道乃切諫以為不可世宗曰吾見唐太宗定天下敵無大小皆親征首曰陛下未可比唐太宗世宗曰劉晏烏合之眾若遇我師如山壓卵道曰陛下作得山定否世宗怒起去卒自將敗旻于高平

剛暴

剛強暴虐者

項羽恃強專殺 前漢

項羽既釋沛公後數日羽廼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略婦女而東秦民失望於是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伯羽見秦宮室皆已

燒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錦衣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斬韓生

寧成治如狼牧羊 前漢

寧成武帝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公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寧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上廼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吏稅肆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寧見乳虎無言寧成之怒其暴如此

吳質按劍叱鑠 魏書

吳質文帝時為振威將軍黃初五年朝京師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太官給供具酒酣質欲盡歡時上將軍曹真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其召優使說肥瘦真負責恥見戲怒謂質曰鄉飲以部曲將遇我邪驃騎將軍曹洪輕車將軍王忠

言將軍必欲使上將軍服肥即自宜為瘦真愈恚拔刃瞋自言俳敢輕脫吾斬爾遂罵坐質按劍曰曹子丹汝非屠机上肉吳質吞爾不搖喉咀爾不搖牙何敢恃勢驕邪鑠因起曰陛下使吾等來樂卿耳乃至此邪質顧叱之曰朱鑠敢壞坐諸將軍皆還坐鑠性急愈恚還拔劍斬地遂便罷也

王育叱攸 晉書

王育字伯春武帝時太守杜宣命為主簿俄而宣左遷為年令杜令王攸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為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雀遇我使我畏死鷄乎育執刀叱攸曰君辱臣死自昔而然我府君以非罪黜降如日月之蝕耳小縣令敢輕辱吾君汝謂吾刀鈍邪敢如是乎前將殺之宣懼跪下抱育乃止自此知名

王如殺稜見戮 晉書

王如初為新豐州吏晉懷帝時遇亂潛結無賴罷破一簡杜獲軍又破襄城多殺令長以應之衆至四五萬於是大掠沔漢進逼襄陽征南山簡使將趙同帥師擊之經年不能尅智力並屈遂嬰城自守王澄帥軍赴京都如邀擊破之如連年種教皆化為莠軍中大飢其黨互相攻劫官軍進討各相率來降如計無所出歸於王敦敦從弟稜愛如驍武請敦配已麾下敦曰此輩虓險難蓄汝性忌急不能容養更成禍端稜固請與之稜置諸左右甚加寵遇如數與敦諸將角射屢鬪爭為過失稜果不容而扶之如甚以為恥初敦有不臣之迹稜每諫之敦常怒其異已及敦聞如為稜所辱密使人激怒之勸令殺稜如詣稜因開宴請劍舞為歡稜從之如於是舞刀為戲漸漸來前稜惡而呵之

不止叱左右使牽去如直前寔稜敦聞而陽驚亦捕如誅之

劉渾戲射 南史

武昌王劉渾字休深宋文帝第十子也元嘉二十四年年九歲封汝陰王後徙武昌渾少而凶戾嘗忿左右技防身刀斫之元凶殺立以為中書令山陵夕裸身露頭往散騎省戲因彎弓弓射通直郎周朗中枕以為笑樂

周奉叔暴戾被殺 南史

周奉叔勇力絕人少隨父盤龍征討所在暴掠為東宮直閣將軍齊鬱林王在西州奉叔密得自進及即位與直閣將軍曹道剛為心腹奉叔善騎馬帝從其學騎尤見親寵得入內無所忌憚陵轡朝士煽弄威權奉叔常翼單刀二十口出入禁闈既無別詔門衛莫敢訶每語人云周郎刀不識君求武帝御角及與

并求御仗以給左右事無不從又求黃門郎明帝作輔固執不能得乃令蕭湛蕭坦之說帝出奉叔為外鎮樹腹心又說奉叔以方伯之重奉叔納其言隆昌元年出為青冀二州刺史奉叔就帝求千戶侯帝許之明帝以為不可忽謂蕭湛曰若不能見與千戶侯不復應減五百戶不爾周郎當就刀頭取辦耳既而封曲江縣男奉叔大怒於眾中攘刀屬目切齒明帝說諭乃受及將之鎮明帝慮其不可復制因其早入引往後堂執送廷尉盡之

李冲忿怒責彪肝裂而死北史

李冲字思順魏孝文帝時為尚書左僕射及李彪之入京也孤微寡後而自立不羣以冲好士傾心宗附冲亦重其器學禮而納為每言之於孝文公私共相援益及彪為中尉尚書為孝文

知待便謂非復藉冲更相輕背唯公坐歛衽而已無復宗敬之意冲頗街之後孝文南征冲與吏部尚書任城王澄並以彪倨傲無禮遂禁止之奏其罪狀冲手自作表家人不知辭甚激切因以自劾孝文覽其表嗟嘆久之既而曰道固可謂隘也僕射亦為滿矣冲時震怒數責彪前後慙惓目大呼投折几案盡收御史皆泥首面縛大罵辱詈冲素性溫柔而一朝暴恚遂發病荒悖言語亂錯猶扼腕叫詈稱李彪小人醫曹藥所不能療或謂肝藏傷裂旬餘日卒

高昂劫掠鄉閭咸畏此史

高昂字敖曹魏莊帝時除通直散騎侍郎幼微時便有壯氣及長傲黨膽力過人龍犀豹頸姿體雄異其父為求嚴師令加捶撻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

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曰此兒不滅吾族當大吾門以其昂歲教曹故以名字之少與兄乾數為劫掠鄉閭畏之無敢違忤兄乾求悍陵崔聖念女為婚崔氏不許昂與兄往劫之置女村外謂兄曰何不行禮於是野合而歸乾及昂等並劫掠父次同常擊獄中唯遇赦乃出次同語人曰吾四子皆五眼我死後豈有人與我一鏹土邪及次同死昂大起冢對之曰老公子生平畏不得一鏹土今被駭竟知為人不

承嗣奪婢殺喬之唐書

武承嗣則天時為文昌左相性暴輕稔禍聞左司郎中喬知之婢竊娘美負喜歌奪取之知之作綠珠篇以諷婢得詩恨死承嗣怒告酷吏殺之殘其家

雷滿攻劫州縣唐書

雷滿為人克悍僞勇文身斷髮唐廣明中湖南飢滿與同里人區景思等聚諸蠻為盜號土團軍據朗州請命于唐昭宗拜滿節度使滿時以輕舟上下荆江攻劫州縣遂龍破荆南不能守焚掠殆盡而去滿嘗鑿深池於府中客有過者召宴池上指其水曰蛟龍水怪皆窟於此蓋水府也酒酣取坐上器擲池中因裸而入取其器嬉水上久之乃出治衣復坐意氣自若

郭進以嚴臨下宋史

郭進有才幹輕財好施然性喜殺士卒小違令必寘於死居家御婢僕亦然進在西山太祖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其御下嚴毅若此

張詠嚴猛宋史

張詠字復之宋太宗時登進士遷著作佐郎真宗即位改御史

中丞轉工部尚書詠剛方自任為治尚嚴猛嘗有小吏忤詠詠
械其頸更恚曰非斬某此初終不脫詠怒其悖即斬之

文彥博斬卒宋史

文彥博仁宗時遷樞密直學士改益州嘗擊毬鈐轄解聞外喧甚
乃卒長杖一卒不伏呼入問狀令引出與杖又不受復呼入斬
之竟耗乃婦

暴虐

暴橫酷虐人者

紂烹伯邑遺羹文王事文類聚

文王長子伯邑考紂烹以為羹以賜文王曰聖人不食其子羹
文王得而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歟食其子羹而不知

董卓非理刑人魏書

董卓漢獻帝時為太師獲山東兵以猪膏塗布十餘疋用纏其
身然後燒之先從足起獲袁紹豫州從事李延熹殺之卓所愛
胡恃寵放縱為司隸校尉趙謙所殺卓大怒曰我愛狗尚不欲
令人呵之而况人乎乃召司隸部官梟殺之

石邃無道晉書

石邃後趙主石季龍時自總百揆之後荒酒淫色驕恣無道或
盤游于田懸管而入或夜出于宮臣家淫其妻妾粧飾宮人美
淑者斬首洗血置於盤上傳共視之又內諸比丘尼有姿色者
與其交褻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其味
也

阿利虐殺工匠晉書

夏王赫連勃勃以比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萬人

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勃勃自言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可以統萬為名阿利性尤工巧然殘忍刻暴乃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并築之勃勃以為忠故委以營繕之任又造五兵之器精銳尤甚既成呈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如其入也便斬鑿匠又造百鍊剛刀為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逋如風靡草威服九區世甚珍之復鑄銅為大鼓飛廉翁仲銅駝龍獸之屬皆以黃金飾之列於宮殿之前凡殺工匠數千以是器物莫不精麗

顯度酷暴 南史

奚顯度官至員外散騎侍郎宋孝武嘗使主領人功而苛虐無道動加捶撲暑雨寒雪不聽暫休人不堪命或自經死時建康

縣考囚或用方材壓額及踝脛人間謠曰寧得建康壓額不能受奚度拍又相戲曰勿反顧付奚度其酷暴如此

侯景嗜殺 南史

侯景字萬景初梁武帝時為河南王大將軍性猜忍好殺戮恒以手刃為戲方食斬人於前言笑自若口不輟食或先斷手足割舌割鼻經日乃殺之

高澄剥景妻面 南史

侯景梁武帝時既南奔梁魏相高澄悉命先剥景妻子面皮以大鐵鑊盛油煎殺之女以入宮為婢男三歲者並下蠶室後齊文宣夢獼猴坐御床乃並煮景子於鑊其子之在北者殲焉

梁武帝輕信王足取丁築堰 南史

梁武帝天監元年封南陽縣男除竟陵太守累遷太子左衛率

時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足引北方童謠曰并
山為上格浮山為下格潼沱為激溝併灌鉅野澤帝以為然使
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暉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不堅
實其功不可就帝弗納發徐揚人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假
康絢節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役人及戰士有衆二十萬
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嶢石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十四年四月
堰將合淮水漂疾復決潰衆患之或謂江淮多蛟能乘風雨決
壞崖岸其性惡鐵因是引東西二冶鐵器大則釜鬲小則吳鋤
數千萬斤沈於堰所猶不能合乃伐樹為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
緣淮百里內岡陵木石無巨細必盡負擔者肩穿夏日疾疫死
者相枕蠅蟲晝夜聲合武帝惡之

世明戒世茂畏世心北史

桑乾王曄魏獻文皇帝之孫咸陽王禧之子世茂性傲假
凶麤因飲醉之際於洛橋左右頓辱行人為道路所患從叔安
豐王延明每切責之曰汝克悖性與身而長昔宋有東海王禧
志性凡劣時人號曰驢王我熟觀汝所作亦恐不免驢號當時
聞者號為驢王

余朱榮因戮殺人北史

魏孝莊帝時余朱榮為天柱大將軍好射獵不捨寒暑法禁嚴
重若一鹿出乃有數人殞命曾有一人見猛獸便走謂曰欲求
活邪遂即斬之自此獵如登戰場曾見一猛獸在窮谷中乃令
餘人重衣空手搏之不令復損於是數人被殺遂禽得之持此
為樂焉列圍而進雖阻險不得迴避其下甚苦之

司馬子如任請殺虐北史

司馬子如字遵業初與高歡相結託分義甚深魏節閔帝立以前後功進爵平郡公子如性既豪爽兼恃恩舊簿領之務與奪任情公然受納興和中以北道行臺巡檢諸州守令已下至定州斬深澤令至冀州斬東光令比皆稽留時刻致之極刑進退少不合旨者便令武士頓曳白刃臨頸庶庶惶懼不知所為轉尚書令及文襄輔政以賄為御史中尉崔暹劾在獄一宿而髮皆白

子蓋嚴酷北史

樊子蓋隋煬帝時留守東都屬楊玄感作逆逼城遣裴弘策逆擊之反為所敗遂斬弘策以徇國子祭酒楊汪小不恭子蓋又將斬之汪頓首流血久乃釋免於是三軍莫不戰慄無敢仰視玄感書說攻城至則摧破會來護兒救至玄感乃解去子蓋凡所誅殺萬人子蓋無他權略在軍未嘗負敗惟嚴酷少恩果於

殺戮臨終之日見斷頭鬼前後重沓為之厲云

魚贊凶暴北史

魚贊隋煬帝時拜車騎將軍性凶暴令左右炙肉過不中意以籤刺瞎其眼温酒不適口者立斷其舌帝以藩邸之舊不忍加誅謂近臣曰弟既如此兄亦可知因召俱羅責之出贊於獄令自為計贊至於家飲藥而死

弘嗣捶人生蛆北史

隋煬帝潛有遼東意遣元弘嗣於東萊海口監造船諸州役丁苦其捶楚官人當作晝夜立水中畧不敢息自腰已下無不蛆生死者十三四

王文同暴虐被嚮北史

王文同性明辯有幹用以軍功授桂州司馬煬帝嗣位為光祿

少卿及帝征遼東令文同巡察河北諸郡文同見沙門齋戒菜食者以為祿妾皆收繫之比至河間召郡官小有違違者輒覆面於地而捶殺之求沙門相聚講論及長老共為佛會者數百人文同以為聚結惑眾盡斬之又悉裸僧尼驗有淫狀非童男女者數千人復將殺之郡中士女號哭於路諸郡驚駭各奏其事帝聞大怒遣使者達奚善意馳鎖之斬於河間以謝百姓雖人剖其棺鬻其肉噉之斯須咸盡

朱粲毆人 唐書

朱粲初為縣史隋煬帝大業中從軍伐賊長白山亡命去為盜號可達寒賊眾十萬所克州縣皆發藏粟以食遷徙無常去輒燔廬聚毀城郭不務稼穡專以劫掠為資軍食匱乃取小兒蒸食之或其徒曰味之珍寧有加人者第使他國有人我郎無儲或勒所部略婦人孺兒分烹之又稅細弱以益糧初引陸從頽慙為定客後盡食兩家諸城懼逃盡粲又數敗遣使乞降高祖以御史大夫段確勞之確醉戲粲曰君膾人多美若為味粲曰敢嗜酒人正似糟豚確愕罵曰狂賊歸朝乃一奴耳復得噬人手粲懼收確并從者數十悉饗食之以享左右

竇軌殘暴 唐書

竇軌字士則唐高祖時為大丞相諮議參軍後至左僕射從戰伐有功既貴益嚴酷然能自勤苦每出師臨敵未嘗解甲有不刑命者即誅至小過亦鞭笞流血人見者皆重足股慄由是蜀盜悉平初以其甥為腹心當夜出呼不時至斬之又戒家奴毋出外忽遣奴取漿公厨既而悔焉曰要當借汝頭以明法命斬奴奴稱寃監刑者疑不時決軌并斬之其殘暴如此

仁杲夫妻酷虐 唐書

薛仁杲多力善射為齊王東道行軍元帥軍中號萬人敵性賊
悍每破陣俘囚必斷舌刈鼻或春斮之其妻亦凶暴喜鞭撻人
見不勝痛宛轉於地者則埋其足露腹背受誣仁杲又多殺人
淫略人妻妾拔秦州取富人倒懸以醉注鼻或杖其陰以求財
父舉殘猛亦惡之每戒曰汝材畧足辦事而傷於虐終覆宗
後果敗降

承乾荒樂 唐書

常山愍王承乾唐太宗之子也襲璽為鎧列丹幟勒部帥與漢
王元昌分統大呼擊刺為樂不用命者披樹拱之或至死輕者
輒高之嘗曰我作天子當肆吾欲有諫者我殺之殺五百人豈
不定後卒以反狀廢為庶人

直方致鳥群噪 唐書

張直方唐宣宗時為益龍節度副大使進檢校尚書右僕射作
暴率坐以小罪笞殺金吾吏改右羽林統軍好馳獵往往設置
罟於道當宿衛不時入下遷驍衛將軍奴婢細過輒殺積其罪
貶思州司戶叅軍母驚馬曰尚有尊於我子邪久乃復授羽林統
軍縱部下為盜復貶秦州司馬後居東都七獵愈甚洛陽飛鳥
皆識之見必羣噪

王紹鼎彈射路人為樂 唐書

王紹鼎字嗣先宣宗時擢檢校尚書左僕射其為人淫酒自放
性暴厚哀斂升樓彈射路人以為樂眾忿其虐欲逐之會病死
贈司空

黃巢殺八萬人洗城 唐書

黃巢僖宗乾符中入閩俘民給稱儒者皆釋僂路圍福州觀察使韋岫戰不勝棄城遁賊入之焚室廬殺人如執過崇文館校書郎黃璞家令曰此儒者滅炬弗焚又求處士周朴得之謂曰能從我乎答曰我尚不仕天子安能從賊巢怒斬朴巢復入京師怒民迎王師繼擊殺八萬人血流於路可涉也謂之洗城巢已東使孟楷攻蔡州節度使秦宗權迎戰大敗即臣賊與連和楷擊陳州敗死巢自圍之略鄧許孟洛東入徐兗數十州人大饑倚瓦墻斲賊俘以食日數千人乃辨列百巨碓糜骨皮於曰并啖之

宗權醜尸唐書

秦宗權僖宗中和初為許牙將黃巢涉淮節度使薛能遣宗權蒐兵淮西而許軍亂殺能宗權外示赴難因逐刺史據蔡以

叛周岌代能領節度即授以州有兵萬人乃遣將從諸軍敗賊於汝州楊復光言之朝擢防禦使寵其軍曰奉國即為本軍節度使進檢校司空巢出關宗權與連和遂圍陳州樹壁相望擾寇梁宋間巢死宗權張甚嘯會逋殘有吞噬四海意乃遣弟宗言寇荆南秦誥出山南攻襄州陷之進破東都圍陝州使秦彥屋廬城府窮為荆菜自關中薄青齊南結荆郢北亘衛滑皆屬駭雉伏至千里無合烟惟趙保陳朱全忠保汴僅自完而已然無霸王計惟此是恃兵出未始轉報指鄉聚曰啖其人可飽吾眾官軍追躡獲鹽尸數十車

王重榮酷悍被殺唐書

王重榮唐昭宗時為節度使性悍酷多殺戮少縱舍嘗植大木

河上內設機軸有忤意者輒置其上機發皆溺嘗辱部將常行
儒行儒怨之光啓三年引兵夜攻府重榮亡出外詰旦殺之

寇彥卿殺梁現 五代史

寇彥卿梁太祖朱溫即位拜金吾衛大將軍晨朝至天津橋民
梁現不避道前驅捧現投橋上石欄以死彥卿見太祖自首太
祖惜之詔彥卿以錢償現家以贖罪御史司憲崔沂劾奏彥卿
請論如法太祖不得已責授彥卿左衛中郎將

逢吉濫殺 五代史

蘇逢吉漢高祖時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天下
多盜逢吉自草詔書下州縣凡盜所居本家及鄰保皆族誅或
謂逢吉曰為盜族誅已非王法况鄰保乎逢吉怙以為是不得
已但去族誅而已於是鄆州捕賊使者張令柔盡殺平陰縣十

七村民數百人衛州刺史葉仁魯聞部有盜自帥兵捕之時村
民十數共逐盜入于山中盜皆散走仁魯從後至見民捕盜若
以為賊悉擒之斷其脚筋暴之山麓宛轉號呼累日而死聞者
不勝其冤而逢吉以仁魯為能由是天下曰盜殺人滋濫

蔡王好殺 五代史

蔡王信漢高祖之從弟也信所至黷貨好行殺戮軍士有犯法
者信召其妻子對之剗剔支解使自食其肉血流盈前信命樂飲
酒自如也

弘肇酷刑 五代史

史弘肇字化元梁末漢高祖建號拜忠武節度使為將嚴毅寡
口麾下嘗少忤意立搨殺之軍中為之股慄以故漢高祖起義
之初弘肇行兵所至秋毫無犯兩京帖然遷侍衛親軍馬步軍

都指揮使領歸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疾大漸與楊邠蘇逢吉等同受顧命隱帝時河中李守貞鳳翔王景崇永興趙思綰等皆反關西用兵人情恐懼京師之民流言以相驚恐弘肇出兵警察務行殺戮罪無大小皆死是時太白晝見民有仰觀者輒腰斬于市市有醉者忤一軍卒軍卒誣其詭言坐棄市凡民抵罪更以白弘肇弘肇但以三指示之吏即腰斬之又為斷舌決口斮筋折足之刑

彥超閉城括財五代史

慕容彥超黑面胡髯號閻崑崙歷唐晉漢比皆為節度及周太祖郭威犯京師彥超出戰敗奔兖州太祖遣魚崇諒往慰諭之彥超心益疑懼遂謀反閉城自守既被圍困大括城中民貲以犒軍司馬閻弘魯懼其鞭朴乃悉家貲以獻彥超不信乃令周度監括弘魯家周度謂弘魯曰公命之死生繫於財之多少願無隱弘魯遣家僮與周度斲掘搜索無所得彥超又遣人持刃迫之弘魯惶恚并其妻妾皆言無彥超又不信下弘魯周度獄弘魯乳母於泥中得金纏臂獻欲贖弘魯彥超大怒答弘魯夫婦肉爛而死遂斬周度于市

凶惡

凶頑肆惡者

宋前廢帝欲醜王太后南史

宋前廢帝先德王太后每加勗譬言始猶見順後狂匿稍甚太后賞賜帝王柄毛扇帝嫌毛扇不華因此欲加醜害令太醫曹者藥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作孝子豈得出入狡僧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

思維生食人膽 五代史

趙思綰送款於李守貞貞以思綰為晉昌軍節度使漢隱帝遣郭威西督諸將兵先圍守貞於河中居數月思綰城中食盡殺人而食每犒宴殺人數百庖宰一如羊豕思綰取其膽以酒吞之語其下曰食膽至千則勇無敵矣思綰計窮募人為地道將走蜀郭威郭從義圖之從義入城趣思綰上道至則擒之思綰問曰何以用刑告者曰立釘思綰厲聲曰為吾告郭公吾死未足塞責然釘磔之醜壯夫所恥幸少假之從義許之父子俱斬於市

僕斷主臂 宋史

錢若冲大中祥符中調河陽令有僕酌酒飲之百數僕挾刀夜潛室中斷其臂若冲大呼又害其幼子詔磔僕於其門宋真宗念若冲母老遣使存問賜緡帛羊酒且賜若冲帛三十端

縱慾

恣縱貪慾者

周顛視客齋脅 晉書

周顛字伯仁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頗以酒失晉元帝太興中為僕射略無醒日時人號為三日僕射顛在中朝時能飲酒一石雖日醉每稱無對偶有舊對從北來顛遇之欣然乃出三石酒共飲各大醉及顛醒使視客已齋脅而死

貪慾

貪婪恣慾者

子旗貪求被殺 左傳

魯昭公十四年楚令尹子旗纒成有德於平王不知國之法度與養氏比兒求無厭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綏闞成然即子旗也而滅

養氏之族使闕辛之子居鄖以無忘舊勳

劉聰納劉殷六女晉書

偽趙主劉聰妻呼延氏死將納其太保劉殷女其弟又固諫聰更訪之於太宰劉延年太傅劉景昇等皆曰臣嘗聞太保自云周劉康公之後與聖氏本源既殊納之為允聰大悅使其兼大鴻臚李弘拜殷二女為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又納殷女孫四人為貴人位次貴嬪謂弘曰此女輩皆姿色絕世女德冠時且太保於朕實自不同卿意安乎弘曰太保胤自有周與盛源實別陛下正以姓同為恨耳且魏司空東萊王基當世大儒豈不達禮乎子納司空太原王沉女以其姓同而源異故也聰大悅賜弘黃金六十斤曰卿當以此意諭吾子弟輩於是六劉之寵傾於後宮

鎮惡因貪致說南史

王鎮惡晉安帝時以功封漢壽縣子宋武帝劉裕北伐以鎮惡為龍驤將軍領前鋒既克長安時關中豐全鎮惡性貪收斂子女玉帛不可勝計武帝以其功大不問時有白言鎮惡藏姚泓偽輦有異志帝使覘之知鎮惡剔取飾輦金銀棄輦於垣側乃安

石季龍增置女官晉書

後趙石季龍發諸州二十六萬人修洛陽宮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有二等諸公侯七十餘國皆為置女官九等先是大發百姓女二十已下十二已上三萬餘人為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縣要媚其旨務於美淑奪人婦九千餘人百姓妻有美色豪勢因而脅之率多自殺金紫光祿大夫遠明因侍切諫季龍大怒

這龍騰拉而殺之自是朝臣社口相招為祿仕而已

垣閔人謂被黜刺史南史

垣閔字叔通榮祖從父也父遵位負外常侍閔為宋孝武帝南
中郎參軍孝武帝即位以為交州刺史時交土全實閔罷州還
資財鉅萬孝武末年貪慾刺史二千石罷任還都必限使獻奉
又以蒲戲取之要令罄盡乃止閔還至南州而孝武嘗駕擁南負
為富人明帝初以為司州刺史北破薛道標封樂鄉縣男出為
益州刺史蜀還之貨亦數千金先送獻物傾西資之半明帝猶
嫌其少及閔至都請廷尉自簿先詔獄官留閔於是悉送資財
然被遣凡蠻夷不受鞭罰輸財贖罪謂之賤時人謂閔被
賤刺史

咸陽王禧潛受賄賂北史

魏孝文帝崩魏宣武帝即位咸陽王禧受遺輔政雖為宰相之
首而潛受賄賂姬妾數十意尚未已猶欲遠有簡娣以恣其情
宣武頗惡之

李豫恣惡遭誅北史

北海王祥字季豫魏獻文帝子也宣武帝時除太尉領司徒
錄尚書事識者知其不終詳既以季父崇寵位望兼極貪冒無
慙公私營販又於東掖門外規占第宅至有喪柩在室請延至
葬而不見許輿襯巷次行路哀嗟詳母高太妃頗助威虐怨響
敖然妃宋王劉昶女不見答禮寵妾范氏受等伉儷及死葬訖猶
毀隧視之又丞於安定王燮妃高氏即茹皓妻姊詳既素附於
皓又緣淫好往來綢密詳雖貪侈宣武禮敬尚隆常別住華林
園西隅與都亭官館相接帝每潛幸其所肆飲終日與高太妃相

見呼為阿母伏而上酒禮若家人臨出高每拜送舉觴祝言願
官家千萬年壽歲一入妾母子舍也初宣武之親政詳與咸陽
王禧彭城王勰並被召入共乘犢車防衛嚴固高時惶迫以為
必死亦乘車傍路哭送至金墉及詳得免高云自今以後不願
富貴但令母子相保共汝掃市作活也至此貴寵崇盛不復言
有禍敗之理後為高肇所譖云詳與皓等謀逆時詳在南第帝
召中尉崔亮入禁糾詳貪淫及茹皓劉胃常季賢陳掃靜等專
恣之狀夜即收禁南臺又武賁百人圍守詳第夜中慮其驚懼
奔越遣左右郭翼開金墉門馳出喻之示以中尉彈狀詳母高
見翼頓首號泣不能自勝詳言審如中尉所糾何憂也人奉我
珍異貨物我實受之果為取受吾何憂乎至明皓等皆賜死引
高陽王雍等五王入議詳罪單車防守還華林館母妻相與哭

入所居小如弱婢數人隨從防接甚嚴徙就太府寺免為庶人
別營坊館於洛陽縣東北隅如法禁衛限以終身名曰思善堂
將徙詳居之會其家奴陰結黨輩欲劫出密抄名字潛託侍婢
通於詳詳始得執省而門防主司遙見突入就詳手中覽得呈
奏帝密令害之詳自至太府令其母妻還居南宅五日一來此
夜母妻不來死於奴婢手中喪還南宅諸王皇宗悉令奔赴賜
物一依廣陵故事詳之初禁乃以淫高妃事告母母大怒詈之
曰汝自有妻妾侍婢少盛如花何共高麗婢姦令致此罪我得
高麗婢當斃其肉乃杖詳背及兩脚百餘下自行杖力疲乃使
奴代高氏素嚴詳每有微罪常加責罰以絮裹杖至是去絮皆
至創膿又杖其妃劉數十云新婦大家女門戶匹敵何所畏而
不檢校夫婿劉笑而受罰卒無所言詳貪淫之失雖聞遠近而

死之日罪無定名遠近歎怪之

祖珽貪猥見嘲北史

祖珽字孝徵性不羈放縱曾至膠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遂藏銅壘二面厨人請搜諸客果於珽懷中得之見者以為深恥所乘老馬常稱駟駒又與寡婦王氏姦通每人前相聞往復裴讓之與珽早狎於眾中嘲珽曰卿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年十歲猶號駟駒姦耳順尚稱娘子于時諠然傳之後為神武中外府功曹神武宴寮屬於坐失金叵羅寶太令飲酒者皆脫帽於珽警上得之神武不能罪也

仲遠肆慾北史

余朱仲遠周閔帝時遣使請準朝式在軍鳴騶節帝覽啓笑而許之其肆情如此復進督東道諸軍事本將軍兗州刺史餘

如故仲遠天性貪暴心如峻壑太宗富族誣之以反沒其家口簿籍財物皆以入己丈夫死者投之河流如此者不可勝數諸將婦有美色者莫不被其淫亂自滎陽以東輸稅悉入其軍不送京師

滕王驕淫唐書

滕王元嬰為金州刺史驕縱失度召優集官屬燕飲歌舞狎昵廝養巡省部內從民借狗求置所過為害以凡禪人觀其走避則樂後遷洪州都督官屬妻美者給為妃召逼私之嘗為典籤崔簡妻鄭嫚罵以復抵元嬰面血流乃免元嬰慚歷旬不視事又徙隆州不循法錄事參軍裴聿諫正其失元嬰梓辱之聿入計具奏其事唐高宗遷聿六品高宗嘗賜諸王絲五百以元嬰及蔣王貪黷但下書曰滕叔蔣弟不須賜給麻二車助為錢緡

二王大熱

唐宣宗納妹發疽 唐書

唐宣宗以畢誠為河中節度使誠被知於帝嘗許以相令狐綯忌之自邠寧凡三徙不得還誠思有以結綯至太原求麗妹盛飾使獻綯曰太原於我無分今以是餌將破吾族矣不受使者留于邠誠帝放之太醫李玄伯者帝所喜以錢七十萬聘之夫婦日自進食得其歡心乃進之帝嬖幸冠後宮玄伯又治丹劑以進帝餌之疽生於背懿宗立收玄伯及方士王岳虞紫芝等俱誅死

貪鄙

貪婪鄙俗者

仁凱令奴竊鞋 事文類聚

鄭仁凱性貪僕嘗為密州刺史家奴告以鞋弊即呼公吏鞋新

者令上樹採果俾奴竊其鞋而去吏訴之仁凱曰刺史不是守鞋人

驕恣

驕心恣惡者

越王不崇聖教 吳越春秋

越王勾踐既已誅忠臣霸於關東從瑯邪起觀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射求賢士孔子聞之從弟子奉先王雅琴禮樂奏於越越王乃披唐夷之甲帶步先之劍杖屈盧之矛出死士以三百人為陣關下孔子有頃到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政奏雅琴以獻之大王越王喟然歎曰越性脆而愚水行山處以舟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然去則難從悅兵敢死越之常也夫子何

說而欲教之孔子不答固辭而去

智伯戲侮鄰國君相國語

智襄子還自衛三卿宴于藍臺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智伯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與之對曰異於是夫卻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樂有叔祁之愬范中行有亟治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與難無乃不可乎夫誰不可喜而誰不可惧螾蟻蜂蠆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聽自是五年乃有晉陽之難段規反首難而殺智伯于師遂滅智氏

漢靈帝列宮肆弄狗操驢後漢

靈帝光和四年冬十月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鬪帝著高估服飲宴為樂又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又駕四驢帝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京師轉相倣效

公孫瓚驕恣待弊後漢

公孫瓚字伯珪漢獻帝時破禽劉虞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此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瓠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以為易地當之遂徙鎮焉瓚保易京早蝗穀貴民相食瓚恃其才力不恤百姓所在侵暴百姓怨之瓚記過忘善睚眦必報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冠皆以職分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瓚慮有非常乃居於高京以鐵為門斥去左右男人十歲以上不得入易門專侍姬妾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令婦人習為大言聲使聞數

百步以傳宣教今疎遠賓客無所親信瓚謀臣猛將稍有乖散
希復收戰或問其故瓚曰我昔驅畔胡於塞表掃黃巾於孟津
當此之時謂天下指麾可定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
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樓不攻今吾諸營樓櫓千
里積穀三百萬斛食此足以待天下之變孫瓚為袁紹攻逼
日慶乃却築三
營以自固黑山賊帥張燕與瓚子續率兵十萬三道來救
未及至瓚乃密使行人齎書告續來救期以起火為應紹候得
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為救至遂使出戰紹設伏瓚遂大敗復還
保中小城自計必無全乃悉繼其姊妹然後引火自焚紹兵趨
斬之

孫皓收曜付獄 吳書

吳主孫皓時韋曜少好學能屬文孫皓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
無能否率以七升為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曜素飲酒不
過二升初見禮異時常為裁減或密賜茶萍以當酒至於寵衰

更見偏彊輒以為罪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侵克
發摘私短以為歡時有愆過或誤犯皓諱輒見收縛至於誅戮
曜為外相毀傷內長尤恨使不濟濟非佳士也故但示難問經
義言論而已皓以為不承用詔命意不忠盡遂積前後嫌忿收
曜付獄

齊廢帝賞羣小庫空 南史

齊廢帝極意賞賜左右動至百數十萬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
箇不得今日得用汝未武帝聚錢上庫五億萬齋庫亦出三
億萬金銀布帛不可稱計即位未暮歲所用已過半皆賜與諸
不逞群小諸寶器以相擊剖破碎之以為笑樂及至廢黜府庫
悉空

蕭綸貪縱殺人被廢 南史

蕭綸武帝時授揚州刺史素驕縱欲盛器服遣人就市賒買錦
采絲布數百疋擬與左右職局防閤為絳衫內人帳幔百姓並
關閉邸店不出臺續使少府市采經時不能得敕責府丞何智
通具以聞因被責還第恒遣心腹馬容戴子高戴瓜李撤趙智
英等於路尋目智通於白馬巷逢之以槊刺之刃出於背智通
以血書壁作邵陵字乃絕遂知之帝懸錢百萬購賊有西州游
軍將宋鵠子條姓名以啓敕遣舍人諸曇粲領齋仗五百人圍
綸第於內人檻中禽瓜撤智英子高驍勇踰墻突圍遂免智通
子澈之割炙食之即載出新亭四面火炙之焦熟徹車載錢設
鹽蒜顧百姓食徹一齋賞錢一千徒黨并骨肉遂盡綸鎖在第
舍人諸曇粲并主帥領仗身守視免為庶人

叔陵從祖家墓納人妻女南史

始興王叔陵字子嵩陳宣帝第二子也修飾虛名每入朝常於
車中馬上執卷讀書高聲長誦陽陽自若歸坐齋中或自執
斧斤為沐猴百戲又好遊冢墓間遇有塋表主名可知者輒命
左右發掘取其石誌古器并骸骨肘脛持為翫弄藏之府庫人
間少妻處女微有色貌者並即逼納

高昂殺劉貴使者北史

高昂字敖曹東魏孝靜帝時齊神武以昂為西南道大都督
遂克上洛獲西魏洛州刺史泉仙并將數十人還復為軍司大
都督統七十六都督與行臺侯景練兵於武牢而史中尉劉貴
時亦率眾在焉昂與比豫州刺史鄭嚴祖握槊貴召嚴祖昂不
時遣柙其使使者曰柙時易脫時難昂使以刃就柙列之曰何
難之有貴不敢校明日貴與昂坐外白河後夫多溺死貴曰頭

錢價漢隨之死昂怒拔刀斫貴貴走出還營昂復鳴鼓會兵文
之侯景與冀州刺史万俟受洛解之乃止時鮮卑共輕中華朝
士唯憚昂神武每申令三軍常為鮮卑言昂若在列時則為華
言昂嘗詣相府欲直入門者不聽昂怒引弓射之神武知而不
責性好為詩言甚陋鄙神武每容之元年進封京兆郡公與侯景
等同攻獨狐信於金墉與周文帝戰敗於芒陰死之

周靜帝非禮戲樂北史

周靜帝大象元年十二月甲子還宮御正武殿集百官及宮人
內外命婦大列妓樂又縱胡人乞寒用水澆沃以為戲樂乙丑
行幸洛陽帝親御驛馬日行三百里四皇后及文武侍衛數百人
並乘駟以從令四后方駕齊驅或有先後便加譴責人馬頓仆
相屬於道

煬帝縱螢火夜遊北史

隋煬帝大業十二年五月壬午於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
出遊山而放之光遍巖谷

毛仲恃舊致死唐書

王毛仲玄宗開元九年詔持節為朔方道防禦討繫大使始見
飾擢頗持法不避權貴為可喜事兩營萬騎及閑廐官吏憚之
無敢犯雖官田草萊樵斂不敢欺於牧事尤力婉息不訾志既
滿不能無驕遂求為兵部尚書帝不悅毛仲鞅鞅又與葛福順
為姻家而守德及左監門將軍盧龍子唐地文左右威衛將軍
王景耀高廣濟數十人與毛仲相倚仗為姦毛仲恃舊最不法
中使至其家稱詔毛仲不甚恭位卑者或踞見迕意即侮誅以氣
凌之直出其上高力士楊思勗等銜之毛仲有兩妻其一上所

賜皆有國色嘗生子帝命力士就賜仍授子五品官還問曰毛仲喜乎力士奏毛仲熟視臣曰是子亦何辱三品官帝怒曰前毛仲負我未嘗為意今以嬰兒顧云云力士等知帝怒它日從容曰北門奴官皆毛仲所與不除之必起大患後毛仲移書太原索甲仗少尹嚴挺之以聞帝恐毛仲遂亂匿其狀十九年有詔貶灤州置毛仲四子悉奪官貶惡地緣坐數十人有詔縊毛仲於零陵

國昌恃功拒命五代史

唐懿宗咸通十年神策大將軍康承訓統十八將討龐勛於徐州以朱邪赤心為太原行營招討沙陀三部落軍使從以破勛功拜單于大都護振武軍節度使賜姓名曰李國昌以之屬籍沙陀素強而國昌恃功益橫恣懿宗患之十三年徙國昌曰雲州

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國昌稱疾拒命

保吉奢僭宋史

石保吉字祐之初以蔭補天平軍衙內都指揮使開寶四年召見賜襲衣玉帶金鞍勒馬選尚太祖第二女延慶公主拜左衛將軍駙馬都尉姿貌瓌頌頗有武幹累世將相家多財所在有邸舍別墅雖饌品亦飾以綵績好治生射利性尤驕倨所至峻暴好殺待屬吏不以禮鎮大名也葉齊查道皆知名士嘗械以運糧初程能為京西轉運保吉託治其私負能不從至是其子宿為屬邑吏將辱之會有辟召乃止又染家貸錢息不盡入質其女其父上訴真宗亟命遣還嘗有僕侵盜私積不時求對懇請配隸帝曰是有常法不可保吉請不已帝戒勗之善弋獵畜鷲禽獸數百令官健羅鳥雀飼之有規勸者輒怒之在陳州盛

師解舍以逐貴主因完葺城壘踴躍于上以瞰衢路如箭窓狀未嘗上聞賓佐諫之不聽頗涉衆議

淫虐

淫亂害人者

陳棄忠良左傳

魯宣公九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袒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僻無自立僻其洩冶之謂乎

楚成取鄭二姬左傳

魯僖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楚子伐宋以救鄭既敗宋師還丙子晨鄭之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楚子使師緡示之俘戲

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戎事不爾文器丁丑楚子入饗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木品饗畢夜出文芊送于軍楚子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為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熒榮放縱被殺北史

熒榮字貴公隋文帝時除幽州總管性嚴酷長吏見之莫不惶懼每巡省管內聞人妻有美色輒舍其室而淫之貪暴放縱日甚時元弘嗣除幽州長史懼辱固辭上知之勅榮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奏聞榮忿曰豎子何敢弄我及遣弘嗣監納倉粟賜得一糠一糶罰之每嘗不滿十然一日中或至三數如是歷年愆隙日構榮遂收付獄禁絕其糧弘嗣飢抽衣絮雜水咽之其妻請闕稱寬上遣考功侍郎劉士龍馳驛鞠問奏榮毒虐又賊

穉狼籍遂徵還京賜死

詭詐

不以誠實待人者

侯孺貨筮史使復釋曹伯左傳

魯僖公二十八年冬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

壽餘詐降秦以歸士會左傳

魯文公十三年夏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大卿相見於諸浮趙

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卻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婦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遠不用也既濟魏人諫而還秦人歸其帑

鄭桓公將欲嚴郟先問郟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名姓擇郟之

良臣而與之為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為設壇於門外而埋之

之以假若盟狀鄒君以為內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嚴之遂取鄒

鄭武嚴胡左傳

鄭武公欲伐胡廼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廼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鄒為親已而不備鄒鄭人嚴胡取之

田忌中計戰國策

成侯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不相說公孫開謂鄒忌曰公何不為王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也君可以有功戰不勝田忌不進戰而不死曲撓而誅鄒忌以為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開公孫開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言否

卜者出因令人捕為人卜者亦驗其辭於王前田忌遂走

張儀欺楚戰國策

張儀為秦說楚王令閉關而絕齊秦與楚商於地六百里懷王大悅群臣皆賀而陳軫獨弔諫而不聽王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儀至秦詳醉墜車稱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絕齊為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楚將軍曰臣之所以見命者六百里不聞六里即以歸報懷王大怒興師伐秦陳軫又諫不聽兵果敗

甘茂詭言辱首告臣戰國策

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立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甘茂之吏道而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見王曰王得賢

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焉更得賢相對曰王且相犀首王曰子為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於犀首之泄也乃逐之楚平王詐謀取國左傳

楚靈王縊於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子干立為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御蔡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觀從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侯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干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眾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眾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是為楚平王葬子干于訾實訾教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為令尹。

魏野鄰人取玉要賞 事文類聚

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玉徑尺不知其玉也以告鄰人曰此在石也畜之弗利其家田父雖疑猶豫以歸置於廡下其玉明照一室大怖遽而棄之於遠野鄰人取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賀曰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見王問其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之祿

公孫安眾 後漢

光武建武中帝使諸將攻隗囂公孫述聞隗囂敗懼欲安眾心成都郭外有秦舊倉述改名曰白帝倉倉常空述即詐使人言白帝倉出穀如山百姓空市往觀述乃大會羣臣問曰倉竟出穀乎皆對曰無述曰訛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復如此矣

曹操偽疾 魏書

曹操少機警有權數好飛鷹走狗其叔父數言之於嵩操患之
後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喎口叔父怪而問其故操曰卒中惡
風叔父以告嵩嵩驚愕呼操操口貌如故嵩問曰叔父言汝中
風已差乎操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罔耳嵩乃疑焉
自後叔父所告嵩終不復信操於是益得肆意失

司馬託疾 魏書

司馬懿患曹爽專政因稱疾避爽李勝出為荊州刺史爽令勝
辭懿并伺察焉懿見勝令兩婢侍邊持衣不落復上指口言渴
求飲婢進粥懿持杯飲粥粥皆流出沾胸勝謂懿曰今主上尚幼
天下恃賴明公何意專體乃爾懿徐言才令氣息相屬我年老
沈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如善為之勝曰還忝本

州懿復陽為昏謬曰君方到并州努力自愛勝復曰當忝荊州
非并州也懿乃微悟曰懿年老竟荒忽不解君言今還為本州
刺史盛得烈壯好建功勳今當與君別自顧氣力轉微後必不
更會令師昭兄弟結君為友不可相舍去因流涕哽咽勝亦歎
息曰輒當承教勝辭出與爽等相見說太傅語言錯誤口不攝
杯指南為北其患不可復濟令人愴然爽不悟從魏王芳朝高
平陵懿起閉城門奏誅爽遂執朝政卒移魏祚

劉曄言事實兩端 魏書

劉曄事魏明帝大見親重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曄入
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因曰不可伐曄有膽智言之皆
有形中領軍楊暨重曄持不可伐蜀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
曄曄講不可之意後暨與帝論伐蜀事暨切諫帝曰卿書生焉

知兵事暨謝曰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曄與吾言蜀可伐暨曰曄可召質也詔召曄至帝問曄終不言後獨見曄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常恐昧夢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也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曄見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暨亦謝之曄能應變持兩端如此或惡曄於帝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曄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復每問皆同者曄之情必無所逃矣帝如言以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曄遂發狂出為大鴻臚以憂死

鍾會與鄧艾章表

事文類聚

魏鍾會與鄧艾平蜀艾先入成都會善效人書艾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悖傲矜伐又毀艾王報書手作以疑之

孫權欲僭吳書

孫權聞魏文帝受禪而劉備稱帝乃呼問知星者已分野中星氣何如遂有僭意而位次尚少無以威衆又欲先卑而後踞之為卑則可以假寵後踞則必致討致討然後可以怒衆衆怒然後可以自大故深絕蜀而專事魏

洪不執玉晉書

崔洪晉武帝時為御史尋為尚書左丞洪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亮常譙公卿以瑠璃鍾行酒酒及洪洪不執亮問故對曰慮有執玉不趨之義故爾然實非其常性故為詭說

張泓代太子答詔晉書

晉賈妃妒忌多權詐太子畏而惑之嬪御罕有進幸者武帝疑太子不惠欲試之盡召東宮官屬賜宴密封疑事使太子決妃情外人代荅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而荅詔引義不如直以意對妃大喜令泓具草太子自寫帝覽之甚悅先示太子少傅衛瓘瓘大踴躍衆乃知瓘先有毀言賈克密遣語妃云衛瓘老奴幾破吾家

桓玄逞偽要名 晉書

桓玄東晉安帝時為相國偽上表求歸藩又自作詔留之遣使宣旨玄又上表固請又諷天子作手詔固留為玄好逞偽辭塵穢簡牘皆此類也謂代謝之際宜有禎祥乃密令所在上臨平湖開除清朗使衆官集賀矯詔曰靈瑞之事非所敢聞也斯誠相國至德故事為之應太平之化於是乎始六合同悅情何可

言又詐云江州甘露降王成基家竹上

劉瑱給妹 南史

劉瑱齊明帝時歷尚書吏部郎妹為齊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為齊明帝所誅妃追傷遂成痼疾醫所不療有陳郡殷雋善寫人面與真不別瑱今舊畫王形像并圖王平生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瑱乃密使媪妣示妃妃視畫仍唾之因罵云故宜其早死於是恩情即歇病亦除差此姬亦被廢苦因即以此畫焚之

齊明帝尚詐 南史

齊明帝性清忌亟行誅戮信道術用計數每出行幸先占利害簡於出入將南則詭言之而將東則詭言之北皆不以實竟不南郊初有疾無輟聽覽羣臣莫知及疾篤敕臺省府署文簿求

白魚以為藥外始知之

徐紇奔梁北史

徐紇魏宣武時起為中書舍人俄而總攝中書門下事軍國詔命莫不由之既處腹心參斷機密勢傾一時遠近填湊與鄭儼李神軌寵任相亞時稱徐鄭為然無經國大體好行小數說靈太后以讖券間命朱榮左右榮知深以為憾啓求誅之榮將入洛既剋河梁紇矯詔夜開殿中取驕驕御馬十餘匹東走兗州羊侃時為太山太守紇往投之說侃令舉兵侃從之遂聚兵反共統圍兗州孝莊初遣侍中于暉為行臺與齊神武討之紇慮不免說侃請乞師於梁侃信之遂奔梁文筆駁論十卷多有遺落時或存於世焉

劉靈助方術動眾北史

命朱榮死魏莊帝幽崩劉靈助本寒微一朝至此自謂方術堪能動眾又以命朱有誅滅之兆遂自號燕王大行臺為莊帝舉義兵馴養大鳥稱為已瑞安說圖讖言劉氏當王又云欲知避世入鳥村遂刻甃為人象書桃木為符書作詭道厭祝法人多信之時西河人紇豆陵步蕃舉兵逼晉陽命朱兆頻戰不利故靈助唱言命朱自然當滅不須我兵由是幽瀛滄翼人悉從之從之安國城與叱引延慶侯深命朱羽生等戰戰敗被禽斬於定州傳首洛陽支分其體

祖珽請粟北史

祖珽為齊神武帝中外府功曹後為祕書丞領舍人事與令史李愛倉督成祖等作晉州啓請粟三千石代功曹參軍趙彥深

宣神武教給城局參軍事過典籤高景略疑其不實密以問彥深彥深荅都無此事遂被推檢珽即引伏神武大怒夫鞭二百配甲坊加鉗冠其穀倍徵未及科會并州定國寺成神武謂陳元康溫子昇曰昔作芒山寺碑文時稱絕妙今定國寺碑當使誰作詞也元康因薦珽才學并解鮮卑語乃給筆札就禁所具草二日內成其文甚麗神武以其工而且速特恕不問

世克利口北史

王世克字行滿本西域胡人父收幼孤隨母嫁王粲因冒姓王氏世克捲髮行聲沈猜多詭詐頗窺書傳尤好兵法曉龜策推步盈虛然未嘗為人言也隋高祖開皇中為兵部員外郎善默

世克悅圖讖北史

王世克將僭號時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世克昵之法嗣乃上孔子閑房記畫作大夫持一干以驅羊法嗣云楊隋姓也干一者王字也王居楊後明相國代隋為帝也又取莊子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上之釋曰上篇言世下篇言充此則相國名矣當德被人間而應符命為天子也世克大悅曰此天命也再拜受之又羅取雜鳥書帛係其頸自言符命而散之於空或有彈射得鳥而來獻者皆拜官爵

懷貞自署阿父者唐書

竇懷貞字從一左相德玄子少詭激衣服齷齪儉不為輿馬直家侈事任累清河令有治狀後遷越州都督揚州長史神龍中進

御喪妻今欲繼室可乎懷貞唯唯俄而禁中寶扇輒衛有衣翟
衣出者已乃韋后乳媪王所謂莒國夫人者故蠻婢也懷貞納
之不辭又避后先諱而以字稱世謂媪婿為阿奢懷貞每謁見
奏請輒自署皇后阿奢而人或謂為國奢軒然不慙以自妍於
后

玄佐詐略唐書

劉玄佐唐德宗建中中累遷司空汴梁有相國寺或轉佛軀汗
流玄佐自往大施金帛於是將吏商賈奔走輸金錢惟恐後十
日玄佐救正籍所入得巨萬因以贍軍其權譎類若此

令狐岷欲陷楊炎唐書

令狐岷德宗時為司封郎中在吏部因尚書劉晏力時楊炎為
侍郎故岷內德晏至分闕以善關奉晏惡關與炎炎心不平建

中初岷為禮部侍郎炎執政不為憾炎出故宰相杜鴻漸門下
其子封求弘文生以託岷岷謝使者曰得公手署岷得以識炎
不疑署送之岷即日奏言宰相迫臣以私從之負陛下不從則
害臣因以詰炎炎具道所以然帝怒曰此姦人無可柰何欲殺
之炎苦救解乃貶岷衡州別駕

全忠執轡五代史

唐昭宗天復三年正月李茂真殺韓全誨等二十人囊其首示
梁軍約出天子以為解甲天子出幸梁軍遣使者馳召崔胤胤
托疾不至梁王朱全忠使人戲胤曰吾未識天子惧其非是子
來為我辯之天子還至興平胤率百官奉迎王自為天子執轡
且泣且行行十餘里止之人見者咸以為忠已已天子至自鳳
翔素服哭於太廟而後入殺官者七百餘人

郭威誣曼五代史

周太祖少賤黥其頸上為飛雀世謂之郭雀兒太祖見劉曼使者具道所以立劉贊之意因自指其頸以示使者曰自古豈有雕青天子幸公無以我為疑曼喜益信以為然

彥超鐵胎銀五代史

南燕主慕容彥超多智詐而好聚斂在鎮嘗置庫質錢有奸民為偽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乃陰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其金帛於他所而以盜告彥超即榜于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皆爭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質偽銀者寘之深室使教十餘人日夜為之皆鐵為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其被郭威之圍也勉其城守者曰吾有銀數千挺當悉以賜汝軍士相謂曰此鐵胎爾復何用哉皆不為之用城破夫妻投井死威滅其族

郭昱先詐後誣五代史

郭昱好為古文狹中詭僻周顯德中登進士第恥赴常選後太祖時獻書於宰相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故久不調後復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拜于馬首

丁謂獻芝宋史

丁謂真宗時為奉祀經度制置使判亳州帝賜宴賦詩以寵其行命權管勾駕前兵馬事謂獻白鹿并靈芝九萬五千本

留遇僧詐稱帝子宋史

留遇僧者碭山人也金人見之曰全似趙家少帝遇僧竊喜高宗紹興十年三京路通詔求宗室遇僧自言少帝第二子守臣遣赴行在過泗州州官孫守信疑之白其守請于朝問門言淵聖無第二子乃詔守信劾治遇僧伏罪黥隸瓊州後有自比至

者曰淵聖小大王訓見居五國城

丁謂約商人投書府坐事文類聚

宋丁謂多智數在海外有一販夫輒與數百緡任其貿易歲久不問商人疑其意且欲報之曰相公或使之雖死不避丁乃預計南京春宴必有中使在坐因作表丐還封為書投府坐約商人曰汝必於是日到仍須宴次投之商人欣躍而去至則如其言府坐得書懼不敢發欲匿之又中使已見遂因中使回附奏自是得移光州其表云雖遷陵之罪大念立主之功多

欺詐

欺罔不實者

秦昭欺罔楚懷史記

秦昭王遺楚懷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為弟不盟于黃棘太子

為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壤界故為婚姻所從相親又美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而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聞下執事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睢曰王母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柰何絕秦之驩心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為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舊臣不與亢禮

公叔欺魏去吳起 史記

田文既死公叔為魏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柰何其僕曰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

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強秦壤界臣竊
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柰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
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兼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
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
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
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

李嚴給亮廢徙蜀書

李嚴改名為平蜀後主丞相
之際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平
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
歸欲以解已不辦之責顯亮
怨也又亮主說軍為退

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乃廢平為民徙梓潼

崔暹命子講易北史

崔暹齊文襄時遷太常卿好大言調戲無節嘗密令沙門明藏
著佛論而署己名傳諸江表子達孳年十三令儒者權會教其
解周易兩字乃集朝貴名流命達孳高坐開講同郡睦仲讓陽
屈服之暹用仲讓為司徒中郎鄴下為之語曰講義兩行得中
郎仲讓官至右丞此皆暹之短也

隋文矯詔北史

隋文與鄭譯有同學之舊譯又素知隋文相表有奇傾心相結
至是隋文為周宣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私於譯曰久願出
藩公所悉也敢布心腹少留意焉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
求多福豈敢忘也謹即言之時將遣譯南征譯曰若定江東自非

懿戚重臣無以鎮撫可令隋公行且為壽陽總管以督軍事宣
帝從之乃下詔以隋文為揚州總管譯發兵俱會壽陽以伐陳
行有日矣帝不念譯遂與御正下大夫劉昉謀引隋文入受顧
託既而譯宣詔文武百官皆受隋文節度時御正中大夫顏之
儀與宦者謀引大將軍宇文仲輔政仲已至御坐譯知之遽率
開府揚惠及劉昉皇甫績柯棗俱入仲與之儀見譯等愕然遂
巡歌出隋文因執之於是矯詔復以譯為內史上大夫明日隋
文為丞相拜譯柱國府長文行內史上大大事及隋文為大冢宰總百
揆以譯兼領天官都府司會總六府事出入卧內言無不從賞
賜坐帛不可勝計每出入以甲士從

袁充假託星象北史

袁充善星術親侍隋煬帝每欲征討充比日預知之乃假託星象

獎成帝意在位者皆切患之宇文化及執逆之際并誅充

承嗣石識詐寶臣唐書

李寶臣肅宗時授成德節度使少長范陽魏博節度使田承

嗣心常欲得之乃勒石若識者瘞之境教皇氣者云有玉氣寶

臣掘得之文曰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作伴入幽燕而陰使客

說曰公與朱滔共攻滄州即有功利歸天子公子何賴誠能赦

承嗣罪請奉滄州入諸趙願取范陽以報公以騎前驅承嗣以

步卒從此萬全勢也寶臣喜得滄州又見語與識會多陰交承

嗣而圖幽州承嗣陳兵出次以自驗寶臣謬謂滔使曰吾聞朱

公貌若神顏繪而觀可乎滔即圖以示之寶臣置碁射堂大會

諸將熟視曰信神人也密選精卒二千夜馳三百里欲劫滔戒

曰取彼貌如射堂者時二軍不相虞忽聞變滔大駭戰危橋敗

衣佗服得脫禽類滔者以歸承嗣知譽成還軍入堡使人謝寶
臣曰河內方有豎未暇從公石讖吾戲為耳寶臣慙而還

朱滔詭說朱泚唐書

朱滔性變詐多端倪朱希彩以同宗倚愛之使主帳下親兵朱
泚領節度遣滔將兵三千為天子西來塞為諸軍倡始安史後
山東雖外臣順實傲肆不廷至泚首效款唐德宗嘉之召見滔
殿中帝問曰外材孰與泚多滔曰統御士眾方略明辯臣不及
泚臣年二十八獲謁天子泚長臣五年未識朝廷泚不及臣帝愈
喜特詔勅兵貫王城而出屯涇州置酒開遠門餞之成還乃謀
奪泚兵詭說曰天下諸侯未有朝者先至可以得天子意子孫
安矣泚信之因入朝稍不相平泚遂乞留西討吐蕃以滔權知
留後兼御史大夫滔殺有功者李瑗等二十餘人威振軍中

柳泌誣罔唐書

柳泌者本楊仁晝也習方伎金吾將軍李道古薦于皇甫鏗唐
憲宗召入禁中自云能致藥為不死者因言天台山靈仙所舍
多異草願官天台求采之起徒步拜天台刺史賜金紫諫臣固
爭以為列聖亦有寵方士未嘗使牧民帝曰煩一州而致長年
于君父何愛哉後不敢言泌驅吏民采藥山谷間鞭笞苛急歲
餘無所獲懼詐窮舉族遁去浙東觀察使捕得鏗與道古營解
乃復待詔翰林帝餌泌藥寢躁怒不常宦侍惧以弑崩浮屠大
通與泌俱進自言百五十歲鏗敗與泌皆誅初吏責泌妄答曰
皆道古教我解衣即刑卒無它異

徐溫歸殺渥罪於顯五代史

吳主楊渥初為徐溫所弑後與張顯有隙使鍾章殺之章許諾

選壯士三十人推牛享之刺血為盟溫猶疑章不果夜半使人探其意陽謂曰溫有老母懼事不成不如且止章曰言已出口寧可已乎溫乃安明日鍾章殺顯溫因盡殺紀祥等歸殺楊渥之罪於顯以其事入白渥母史氏史氏悼而泣曰吾見年幼禍亂若此得保百口以歸合淝公之惠也

士龍蓬頭迎駕宋史

劉縉字士龍性清介寡合能攻苦食淡專事竒刻好設竒詐以舊知人主與染作日宋太祖多臨視之縉偵車駕至輒衣短後衣芒屨持筴以督役頭蓬不治遽出迎謁太祖以為勤事賜錢二十萬嘗受詔巡茶淮南部民私販者衆縉乘羸馬偽稱商人抵民家求茶民家不疑出與之即擒實于法

李王偽造制書被殺宋史

白重贊太祖時加檢校太師改鎮涇州有馬步軍教練使李王本京人兇狡與重贊有隙遂與部下閻承恕謀害重贊密遣人市馬纓偽造制書云重贊構逆令夷其族乃自持偽制并馬纓以告都校陳延正曰使者致而去矣延正具白重贊重贊封其書以聞太祖大駭令驗視之率皆誕謬遂命大宅使陳思誨馳赴涇州禽王及承恕鞫問伏罪棄市延正權領刺史以賞之仍詔諸州凡被制書有開機密則詳驗印文筆迹

王延範奸術宋史

王延範形貌竒偉喜任俠家富於財性豪率尚氣尤好術數太宗時通判梓州有柱先生以左道惑衆謂延範曰汝意有所之我常陰為之助延範心喜敢為恣橫後為江南轉運使有劉昂賣卜於吉州市其言多驗謂延範曰公當偏霸一方又有徐肇

為延範推九宮算法得八少一肇驚起曰君侯大貴不可言當如江南李國主前戎城主簿田、自言善相謂延範曰君是坐天王形頻伽眼仙人鼻雌龍耳虎望有大威德猛烈富貴之相也即日當乘四門輦至是有豹入其公宇、傷數吏從者皆恐慄不敢進延範獨拔戟前逐刺殺之益以此自負與廣州掌務殿直趙延貴將作監丞雷說會宿觀天象延貴指西方一大星曰此所謂火星入南斗天子下殿走者也雷說出星經證之乃太白行度經南斗延貴謬為大星也

王寀詭術 宋史

王寀字輔道好學工辭章登第至校書郎忽若有所覩遂感心疾唯好道誦說丹砂神仙事得鄭書生託左道自言天神可祈而下下則聲容與人接因習行其術續能什七八頃兩人共

為乃驗外間讎傳浸淫徹禁庭宋徽宗方崇道教時是、自度技不如願與之游相弗許戶部尚書劉昂案外兄也、以爭進絕還往神降宋家使因鬻以達寀言其故神曰第往與之言汝某年月日在蔡京後堂談某事有之否昂驚駭汗洽不能對蓋所言皆陰中傷人者乃言之帝即召寀風儀既高又善談論應對合上指帝大喜約某日即內殿致天神靈素亦與共事又弗許或謂靈素但勿令鄭書生偕來當立敗即白帝曰宋父兄昔在西邊密與夏人謀反因逢至尊候神且圖不軌帝疑焉及是日寀與書生至東華門靈素戒閭卒獨聽寀入帝齋潔敬待越一夕無所聞乃下寀大理獄成棄市昂竄瓊州

改行

變易其所常者

弘微授局南史

謝弘微宋文帝時為黃門侍郎性寬博無喜愠末年嘗與友人
某友人西南某有死勢復一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舟者友悟
乃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知其暮年之事果以此歲終
魏愷前後志趣不同北史

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齊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
與官不就時帝已失德朝廷為之懼愷容色坦然帝曰死與長
史任卿所擇荅曰能殺臣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謂楊愔
曰何慮無人苦用此漢放還永不須收由是積年沈廢後愔愔
於路微自陳愔云咸由中旨愷應聲曰雖復雲雨自天終待雲
興四岳公豈得言不知楊愔欣然曰此言極為簡要數日除霍
州刺史

子琮矯縱北史

馮子琮齊後主時遷尚書右僕射仍攝選侍中傲有識譽頗慕
存公及位望轉隆宿心頓改擢引非類公為深交縱其子弟不
依倫次又專營婚媾歷選上門例以官爵許之旬月便驗頓立
李克范陽盧思道隴西李胤伯李子希榮陽鄭庭堅竝其女婿
皆至超遷其矯縱如此

無禮

違背常禮者

周尙降而不遜晉書

周尙字孟威晉武帝時歷西夷校尉領梓潼太守秦主苻堅將
揚安寇梓潼尙堅守涪城遣步騎送母妻從漢水將抵江陵為堅
將朱彤獲之尙遂降于秦也每入見苻堅輒箕踞而坐呼之為

氏賊堅不悅屬元會威儀甚整堅因謂虢曰晉家元會何如此
虢攘袂厲聲曰戎狄集聚譬猶犬羊相羣何敢比天子及呂光
征西域堅出餞之戎士二十萬旌旗數百里又問虢曰朕衆力
何如虢曰戎夷已來未之有也堅黨以虢不遜屢請除之堅待
之彌厚

薛聰戲帝為虜北史

薛聰除羽林監魏孝文曾與朝臣論海內姓地人物戲謂聰曰
世人謂卿諸薛是蜀人定是蜀人否聰對曰臣遠祖廣德世仕
漢朝時人呼為漢臣九世祖承隨劉備入蜀時人呼為蜀臣今
事陛下是虜非蜀也帝撫掌笑曰卿幸可自明非蜀何乃遂復
苦朕聰因投戟而出帝曰薛監醉耳其見知如此

楊邠言慢生五代史

楊邠後漢高祖時拜樞密使後加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
章事邠嘗與王章論事帝前帝曰事行之後勿使有言也邠遂
曰陛下但禁聲有臣在問者為之戰慄

無恥

不知羞恥者

任馮託盲避亂後漢

捷為任永君廣漢馮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待以高位
皆託青盲以避世難永妻淫於前匿情無口見子入井忍而不
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誅皆盟洗更祝曰世適平目即
清淫者自殺先武聞而徵之並會病卒

秦宜祿降仕曹操魏書

秦朗字元明父名宜祿為呂布使兼曰術術妻以漢宗室女其

前妻杜氏留下邳布之被圍關羽聲請於太祖求以杜氏為妻
太祖疑其有色及城陷太祖見之乃自納之宜祿歸降以為
長及劉備走小沛張飛隨之過謂宜祿曰人取汝妻而為之
何蚩蚩若是邪隨我去乎宜祿從之數里悔欲還飛殺之朗隨
母氏畜于公宮太祖甚愛之每坐席謂賓客曰豈有人愛假子
如孤者乎

江總亡陳入隋南史

江總字總持性寬和溫裕尤工五言七言溺於浮靡及為宮端
與太子為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為女太子亟微行遊總家陳
宣帝怒免之後又歷侍中不持政務但日與陳後主遊宴後庭
多為豔詩好事者相傳諷訖于今不絕國政日頽綱紀不立有
言之者輒以罪斥之君臣昏亂以至于滅禎明三年陳亡入隋
之時權移群小諂嫉作威屢被摧黜柰何命也識者譏其言迹
之乖

蘇威老病求見太宗北史

蘇威字無畏隋文帝時為光祿大夫開封儀同三司及唐太宗
平王世充坐於東都閭闔門內蘇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
上遣人數之曰公隋朝一輔政亂不能匡救遂令品物塗炭君
弒國亡見李密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尋入長
安至朝堂請見高祖又不許終於家

蘇威與時消息求免北史

蘇威從隋煬帝幸江都宮帝將復用威裴蘊虞世基奏言昏耄
羸疾帝乃止宇文化及弒逆以威為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化及敗歸於李密密敗歸東都越王侗以為上柱國邳公王世充僭署太師威自以隋室舊臣遭逢喪亂所經之處皆與時消息以求容免

張全義因妻免死 五代史

張全義少以田家子役于縣數被困辱因亡入黃巢賊中巢敗遂據河陽後晉遣兵助李罕之圍全義甚急朱溫以兵萬人救出之全義事溫益謹一日溫兵敗脩縣道病還洛幸全義宅留旬日全義妻女皆迫淫之其子繼祚憤恥欲割刃溫全義止之故免溫猜忍晚年尤甚或有言全義於溫者溫召全義其意不測全義妻儲氏明敏有口辯遽入見厲聲曰全義種田叟尔守河南三十年開荒創土摺拾財賦助陛下創業今年齒衰朽已無能為而陛下疑之何也溫笑曰我無惡心姬勿多言全義卒以

自身

周惟簡託使求官 宋史

周惟簡隱居好學問明易義南唐主李煜召為國子博士集賢侍講項之以虞部郎中致仕宋師圍金陵煜求能使交兵者張洎薦惟簡有遠略可以談笑和解之召為給事中與徐鉉奉使至京師太祖召見詰責惟簡惶恐反言曰臣本居山野無仕進之意李煜強遣來耳臣素聞終南山多靈藥事寧後願得栖隱太祖許之江南平以惟簡為國子周易博士判監事太祖開寶九年上書述前志求解官蓋不得已非其心也改虞部郎中致仕以其子縵為京兆府鄠縣主簿俾就養太平興國初惟簡自終南至闕下求入見有司以致仕官非有詔召無求對之制乃還歲餘復上表自求用除太常博士遷水部員外郎

恣惡

恣縱為惡者

子胥鞭平王屍 吳越春秋

吳王入郢止留伍胥以不得楚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誚之曰誰使汝用諛諛之口殺我父兄豈不寬哉即令闔閭妻昭王夫人伍胥孫武白喜亦妻子常司馬戍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

竿融殺人受報後漢

竿融漢獻帝時聚眾數百依陶謙於徐州謙使督廣陵下邳彭城連糧遂斷三郡委輸大起浮屠寺累金盤下為重樓又堂閣周回可容二千許人作黃金塗相衣以錦綵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路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餘人後謙為曹操所破融奔

廣陵太守趙昱以寬禮待之而融利其資貨乘酣殺之大掠奔陽章殺郡守朱皓為揚州刺史劉繇所破走入山為人所殺

董卓殘忍魏書

漢獻帝時董卓性殘忍不仁遂以嚴刑脅眾睚眦之隙必報人不自保卓欲震威侍御史擾龍宗詒卓白事不解劔立搃殺之京師震動於何苗棺出其尸枝解節棄於道邊又收苗母舞陽君殺之棄尸於苑柢落中不復收斂嘗遣軍到陽城時造二月社民各在社下悉就斷其男子頭駕其車牛載其婦女財物以所斲頭繫車軸連軫而還洛云攻賊大獲稱萬歲入開陽城門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至於姦亂宮人公主其凶逆如此

昭業裸袒南史

齊廢帝諱昭業其在內常裸袒着紅紫錦繡新衣錦帽紅縠禪
雜采袒服好鬪雞客買雞至數千價

叔陵康所不為南史

始興王叔陵字子嵩陳宣帝第二子也遷都督湘州刺史日益
橫征伐夷獠所得皆入己絲毫不以賞賜徵求後使無有紀極
夜常不臥執燭達曉呼召賓客說人間細事戲謔無所不為性
不飲酒唯多置餚餼晝夜食噉而已自口至中方始寢寐曹局
又案非呼不得輒白答罪者皆繫獄動數年不省視瀟湘以南
皆通為左右廬里殆無遺者其中脫有逃竄輒殺其妻子州縣
無敢上言宣帝弗知之

智及兇勃致死北史

宇文智及幼頑凶好與人羣聚鬪雞習放鷹狗承淫無所不為

其妻長孫氏妬而告其父述述雖為隱而大怒之織芥之愆必加
鞭箠後遣人入蕃私為交易事發當誅述獨證智及罪惡而化
及請命帝因而釋之述將死抗表言其凶勃必且破家其後江
都弒逆事皆智及之謀也又僭號封齊王竇建德獲而斬之

承乾效胡語為妖唐書

常山愍王承乾甫八歲特敏惠太宗愛之及長好聲色慢游又
使戶奴數百人習音聲學胡人推髻剪綵為舞衣尋撞跳劍
鼓鞞聲通晝夜不絕造大銅鑪六熟鼎招亡奴盜取人牛馬親
視烹燂召所幸廝養共食之又好突厥言選貌胡者被以羊裘
辮髮五人建一落張氈舍造五狼頭燾分戟為陣繫幡旗設穹
廬自居使諸部斂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啗自身作可汗死使
衆號哭整面奔馬環臨之忽復起曰使我有天下將數萬騎到

金城然後解髮委身思摩當一設顧不快邪左右私相語以為妖

賈黯虐人 宋史

賈黯字直孺宋仁宗時通判襄州疑優人戲已以人齒噉之在開封府為罪人所詈又噉以人齒言者亦以是詆之

亂倫

敗壞人倫者

穆伯返莒女 左傳

魯文公七年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蒞盟且為仲逆及鄆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寇猶及亂自及也今臣亂而君不禁以啓寇雖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

公孫敖反之復為兒帶如初從之

楚平王納秦女 吳越春秋

楚平王使費無忌為太子聚於秦穆公之女美容無忌報平王曰秦女天下無雙王可自取王遂納秦女為夫人而幸愛之生子珍而更為太子娶齊女無忌因去太子而事平王

大叔疾瀆廢人倫 左傳

魯哀公十一年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姊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娶之姊寘於摯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大叔或淫於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至孔姑疾臣向魍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魍不與由是得罪反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

死為賓於郎蓋於少帝

齊厲王亂姊自殺 史記

漢武帝時齊厲王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令其長女紀公主入王宮正其後宮母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公主姦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主上書請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齊是時齊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既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後宮具備且甲齊貧人急乃為宦者入事漢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以女充後宮徐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

已願尚娥然有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欲其子昆弟姦新坐以死亡國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無復言嫁女齊事事浸浸不得聞於天子主父偃由此亦與齊有郤主父偃方幸於天子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人衆殷富臣於長安此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踈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吳楚時孝王幾為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天子乃拜主父偃為齊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既至齊乃急治王後宮宦者為王通於姊翁主所者令其辭證皆引王王年少懼大罪為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絕無後

衡山太子不道棄市 前漢

衡山王賜后乘舒生子二人長爽為太子次女無采少男孝姬徐乘生子女四人美人歆姬生子二人后乘舒死立徐乘為后歆姬

俱幸兩人相妬殿姬乃惡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蠱殺太子
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刑傷之后以
此怨太子數惡之於王女弟無米嫁棄歸與客姦太子數以數
讓之無米怒不與太子通后聞之即善遇無米及孝孝少失母
附后后以計愛之與共戲太子王以故數繫答太子武帝元朔四
年中人有賊傷后假母者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答太子後王病
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無米惡太子實不病自言有喜色王欲是
大怒欲廢太子而立弟孝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后有
侍者善舞王幸之后欲令與孝亂以汚之欲并廢二子而以已
子廢代之太子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后
飲太子太子前為壽因據后股求與卧后怒以告王王迺召欲
縛答之太子知王欲廢已而立孝迺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姦

無采與奴姦王強食請上書即背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王
迺自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宮中使人上書請廢太子
爽立孝為太子太子爽坐告王父不孝皆棄市

宋子業納姑南史

宋前廢帝諱子業以文帝第十女新蔡公主為貴嬪夫人改
姓謝氏以武賁釵戟鸞輅龍旂出教言人踣矯言公主薨而工設
喪事焉

蕭正德納妹為夫人南史

蕭正德字公和臨川王宏之子也梁武帝時為侍中大司馬先
是正德妹長樂王適陳郡謝禧正德姦之燒主第縛一婢加王
釧於手以金寶附身聲云主被燒死檢取婢屍并金玉壅之仍
與主通呼為柳夫人生二子焉日月稍久風聲漸露後黃門郎

張準有一雉媒正德見而奪之尋會重雲殿為淨供皇儲以下莫不畢集準於衆中叱曰張準雉媒非長樂主何可略奪皇太子恐帝聞之令武陵土和止之乃休及出送雉媒還之其後梁室傾覆既而正德百姓至聞臨賀郡名亦不款道童謠云寧逢五虎入市不欲見臨賀人子其惡之如是

武延秀納嫂為婦 唐書

武延秀母本帶方人坐其家沒入奚官以妹惠賜承嗣生延秀突厥默啜薦女和親武后令延秀納之詔右豹韜大將軍闞知微等潛約默啜執延秀進寇媯檀故延秀不得歸神龍初默啜請和因延秀送款還封栢國公左衛中郎將宗元崇訓尚安樂公主數與宴昵頗通突厥語做虜謳舞姿度閑冶主愛悅會宗元死遂私侍養因尚焉以太常卿兼右衛將軍封恒國公三

思死韋后復和延秀故延秀益自肆主府倉曹參軍何鳳說曰今天下繫心武家庶幾再興且讖曰黑衣神孫被天裳神孫非公尚誰哉因勸服皂衣惑衆韋后敗尚與主居禁中同斬肅章門

丁大全納子婦家史

丁大全理宗時知淮西總領鄭別富甲吳門始欲結姻羽不從遂令臺臣卓夢卿彈之籍其家為子壽翁聘婦兄其豔自取為妻為世所醜

不仁

無人心者

符主視獸食人 晉書

秦主苻生稱帝時猛獸及狼大暴晝則斷道夜則發屋惟害人而不食六畜自生立一年獸殺七百餘人百姓苦之皆聚而邑

居為害滋甚遂廢農桑內外克懼郡臣奏請禳災生曰野獸
飢則食人飽當自止終不能累年為患也天豈不子愛郡生而
年年降罰正以百姓犯罪不已將助朕專殺而施刑教故耳但
勿犯罪何為怨天而尤人哉

不義

不有人倫之義者

聲伯奪妹 左傳

魯成公十一年魯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妙生聲伯
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
為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卻禦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
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取死
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卻氏卻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
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
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

范中行取敗 左傳

魯定公十三年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晉定公以伐
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唯
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
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
從而伐之

黃允黜妻 後漢

黃允字子艾以儁才知名郭林宗見而謂曰鄉有絕人之才足
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為從女求姻
見允而歎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

姑曰今當見弃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時

道固兄逼母致饌北史

崔道固宋孝武時為宋諸王參軍被遣青州募人長史以下並詣道固道固諸兄等逼其所生自致酒炙於客前道固驚起接取謂客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兄所作咸拜其母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賓汝宜答拜諸客皆歎美道固母子賤其諸兄

兄弟爭爵北史

陸定國魏獻文時封東郡王初娶河東柳氏生子安保後娶范陽盧度世女生所之二室俱為舊族而嫡妾不分定國亡後

兩子爭寵父爵僕射子冲有寵於時與度世子伯源婚親相好冲遂左右助之助之由是承爵尚主職位赫奕安保沈廢貧賤不免飢寒

齊文襄姑文宣后服北史

齊文襄見弟文宣后李氏色美每預宴會容貌遠過於已后文襄猶不平為帝母為后私營服翫小佳文襄即令逼取后恚有時未與帝咲曰此物猶應可求兄須何容恠文襄或愧而不取便恭受亦無飾讓

薛琬齊文宣帝時久在省闈明閑簿領當官剖斷敏速如流

然天性險忌情義不為外若方格內實浮動受納貨賄曲理舞法深文刻薄多所傷害人士畏惡之魏東平王元匡妻張氏淫

逸放恣取初與姦通後納以為婦惑其說言遂棄前妻于氏不認其子允家人內念競相告列深為世所譏鄙

晉書 閩王鱗兄弟相殘五代史 鱗嘗言倍齒如魚

閩王鱗審知次子也唐明宗時拜鱗節度使累加檢校太師中書令封閩王初延稟與鱗之謀殺延翰也延稟之兵先至已執延翰而殺之明日鱗兵始至延稟自以養子推鱗而立之延稟還建州鱗餞于郊延稟臨訣謂鱗曰善繼先志毋煩老兄復來鱗銜之長興二年延稟率兵擊鱗攻其西門使其子繼雄轉海攻其南門鱗遣王仁達拒之仁達伏甲舟中偽立白幟請降繼雄信之登舟伏兵發刺殺之梟其首西門其兵見之皆潰去延稟見執鱗謂之曰子不能繼先志果煩老兄復來延稟不能對遂殺之

不孝

不事父母者

許太子止不嘗藥左傳

昭公十九年夏許悼公瘡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春秋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吳起母喪不歸事文類聚

吳起出衛國門與其母訣鬻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後仕衛為西河守過其母墓而哭

常山太子不修子職前漢

常山憲王舜景帝子也初憲王有不愛姬生長男稅稅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修生太子勃王內多幸姬王后稀得幸及憲王疾甚諸幸姬侍病王后以妬媚不常在輒歸舍臣

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疾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
憲王推不以稅為子數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分稅
財皆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稅稅怒王后及太子漢使者視
憲王喪稅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太子
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入獄視囚天子
遣大行審驗問逮諸證者王又匿之吏求捕勃使人致擊答掠
擅出漢所疑囚有司請誅勃及憲王后修上曰修素無行使稅
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致誅有司請廢勿王徙王勃以家屬處
房陵上許之

子業母病不視 南史

宋孝武后疾篤遣呼子業子業曰病人間多鬼可畏那可往太
后怒語侍者曰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寧馨兒及太

日子業夢太后謂曰女不仁不孝本無人相子尚愚侍
此亦非運祚所及孝武險虐滅道怨結人神兒年雖多並無
天命大命所歸應還文帝之子故子業聚諸叔都下慮在外為
患

朱緒奪母食哽死 南史

齊武帝時蕭叡明字景濟于時林陵朱緒無行母病積年忽
思菰羹緒妻到市買菰為羹欲奉母緒曰病復安能食先嘗
之遂併食盡母怒曰我病欲此羹汝何心併啖盡天若有知當
令汝哽死緒便聞心中介介然即利血明日而死叡明聞之木
悲慟不食積日問緒尸在何處欲手自戮之既而曰滄吾刀乃止

宋光宗畏后不朝父 宋史

宋光宗久不朝太上中外疑駭紹熙四年九月重明節等執侍

從臺諫連章請帝過宮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趣命駕朝重華宮是日百官班立俟帝出至御屏李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中書舍人陳傅良引帝裾請母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爾秀才欲斫頭邪傅良下殿慟哭后復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傅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宮

宋光宗復諫不朝壽皇宋史

宋光宗紹熙五年四月將幸玉津園羅點請先過重華宮又奏曰陛下為壽皇皇子四十餘年一無閒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說聞遂生憂疑臣觀之壽皇與天

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二軍萬姓皆無貳志設有離間誅之不疑乃若深居不出久鬱于道衆口謗讟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上曰卿等可為朕調護之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出即當釋然上猶未行點乃率講官言之上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對曰陛下久關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乎及壽皇不豫點又隨宰執班進諫閤門吏止之點叱之而入上拂衣起宰執引上裾點亟前泣奏曰壽皇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群臣隨上入至福寧殿內侍闔門衆慟哭而退越三日點隨宰執班起居詔獨引點入點奏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上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辛卯事以謝且言壽皇止有一子既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耳壽皇出屏點請上奔

從臺諫連章請帝過宮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趣命駕朝重華宮是日百官班立俟帝出至御屏李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中書舍人陳傅良引帝裾請母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爾秀才欲斫頭邪傅良下殿慟哭后復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傅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随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宮

宋光宗悞諫不朝壽皇宋史

宋光宗紹熙五年四月將幸玉津園羅點請先過重華又奏曰陛下為壽皇皇子四十餘年一無閒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說間遂生憂疑以臣觀之壽皇與天

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二軍萬姓皆無貳志設有離間誅之不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讟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上曰卿等可為朕調護之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一出即當釋然上猶未行點乃率講官言之上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對曰陛下久關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乎及壽皇不豫點又隨宰執班進諫閤門吏止之點叱之而入上拂衣起宰執引上裾點亟前泣奏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群臣隨上入至福寧殿內侍闔門衆慟哭而退越三日點隨宰執班起居詔獨引點入點奏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上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幸此事以謝且言壽皇止有一子既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耳壽皇山崩點請上奔

喪許而不出拜遺詔於華宮前後與侍從列奏諫請帝
過宮者凡三十五疏自上奏者又十六章而奏疏重華上書嘉
王及面對口奏不預焉寧宗嗣位人心始定

群書集事淵源卷之四十三

宦者門

忠正

正心盡已事君者

李舜舉斷衣作奏宋史

李舜舉字公輔宋太宗時領文州刺史進內侍押班制置入奏
事退詣中書王珪迎勞之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
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相公當國而以
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正宜供禁庭洒掃之職豈可當將帥
之任聞者代珪慚焉轉嘉州團練使沈括城永樂遣舜舉計議

喪許而不出拜遺詔於上華宮前後與侍從列奏諫請帝
過宮者凡三十五疏自上奏者又十六章而奏疏重華上書嘉
王及面對口奏不預焉寧宗嗣位人心始定

群書集事淵源卷之四十三

宦者門

忠正

正心盡已事君者

李舜舉斷衣作奏宋史

李舜舉字公輔宋太宗時領文州刺史進內侍押班制置入奏
事退詣中書王珪迎勞之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
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相公當國而以
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正宜供禁庭洒掃之職豈可當將帥
之任聞者代珪慚焉轉嘉州團練使沈括城永樂遣舜舉計議

被圍急斷衣襟作券曰臣死無所恨願朝廷勿輕此賊尋以死
聞贈昭信軍節度使謚曰忠敏

成章直言見諧宋史

邵成章欽宗朝內侍也帝入青城命成章衛皇太子赴宣德門
稱制行事太子北去成章留于汴康王將即位元祐太后遣成
章奉乘輿服御至南京從幸揚州金人掠陝西京東諸郡群盜
起山東黃潛善汪伯彥匿不以聞及張遇焚真州去行在六十
里帝亦不之知也成章上疏條具潛善伯彥之罪曰必誤國且
中潛善等使聞之帝怒除名南雄州編管侍御史馬伸言成章
緣上書得罪今是何時以言為諱久之帝思成章忠直召赴行
在其徒忌之諧于帝曰邵九百來陛下無歡樂矣遂止之于洪
州

忠直

盡心切直事君者

呂強疏諫見納後漢

呂強字漢盛少以宦者為小黄門再遷中常侍為人清忠奉公
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為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
聽之因上疏陳事帝知其忠而不能用時帝多稽私藏收天下
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行費強上疏諫曰天下之
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豈有公私書奏不省中平元年黃
巾賊起帝問強所宜施行強欲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
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乃先赦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
退又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

士良諫不可立陳氏女宋史

閻士良文應之子也為內殿崇班始楊高二美人之幽宮也左
右引陳氏女入宮父號陳子城楊太后嘗許以為后宋綬不可
王曾呂夷簡蔡齊相繼論諫陳氏女將進御士良聞之遽見仁
宗仁宗披百葉擇日士良曰陛下閱此豈非欲納陳氏女為后
邪仁宗曰然士良曰子城使大臣家奴僕官名也陛下納其女
為后無乃不可乎仁宗遽命出之

忠誠

盡心誠意事君者

勃鞞以呂卻之亂告公

國語

者獻公使寺人勃鞞伐公于蒲城文公踰垣勃鞞斬其袿及入
勃鞞求見公辭焉曰驪姬之讒爾射余於屏內困余於蒲城斬
余衣袿又為惠公從余於涓濱命曰三日若宿而至余於伯楚

屢困何舊怨也退而思之異日見我對曰吾以君為已知之矣
故入猶未知之也又將出矣事君不貳是謂臣好惡不易是謂
君君君臣臣是謂明訓明訓能終民之主也二君之蒲人狄人
餘何有焉除君之惡唯力所及何貳之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
乎伊尹放太甲而卒為明主管仲賊桓公而卒為侯伯乾時之
役申孫之矢集于桓鈞鈞近於袿而無怨言佐相以終克成令
名君之德字何不寬裕也惡其所大其能久矣君實不能明訓
而棄民主余罪戾之人也又何患焉且不見我君其無悔乎於
是呂甥冀芮畏偪悔納文公謀作亂將以己丑焚公宮公出救
火而遂殺之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懼遽出見之曰豈不如女
言然是吾惡心也吾謂去之伯楚以呂卻之謀告公公懼乘駟
自脫下會秦伯于王城告之亂故及己丑公宮火二子求公不

獲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高力士慟卒 唐書

唐高力士從玄宗幸蜀還進開府儀同三司實封戶五百上皇
從西內居十日為李輔國所誣除籍長流巫州力士方逃瘡功
臣閣下輔國以詔召力士趨至閣外遣內養授謫制因曰臣當
死已久天子哀憐至今日願一見陛下顏色死不恨輔國不許
肅宗寶應元年赦還見二帝遺詔北向哭歐血曰大行升遐不
得攀梓宮死有餘恨慟而卒

秦翰誓以刺賊 宋史

秦翰字仲文太宗時累有戰功加領平州團練使翰佃儻有武
力以方略自任前後戰鬪身被四十九創李繼遷之未賓也翰
因使常出入其帳中無疑間嘗白太宗言臣一內官不足惜願

手刺此賊死無所恨太宗深嘉其忠

秦翰推誠得衆 宋史

秦翰字仲文太宗時累功加領平州團練使翰性溫良謙謹接
人以誠信群帥有剛狠不和者翰皆得其懽心輕財好施與將
士同休戚能得衆心皆樂為用

昭言願洒掃陵寢 宋史

甘昭言字祐之仁宗時遷入內副都知英宗即位之夕昭言直
禁中翊衛有勞自文思副使超遷供備庫使康州刺史昭言奏
曰臣本孤微無左右之舉而先帝知臣朴直自小官拔用至此
分當從葬今願得洒掃陵寢足矣帝愛其忠特授永昭陵使

李邦寧辭爵 元史

李邦寧字叔固錢唐人初名保寧宋故小黃門也宋亡從瀛國

公入見世祖命給事內庭警敏稱上意令學國書及諸蕃語即通解遂見親任授御帶庫提點陞章佩少監遷禮部尚書提點太醫院使成宗即位進昭文館大學士太醫院使帝嘗寢疾邦寧不離左右者十餘月武宗立命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邦寧辭曰臣以奄腐餘命無望更生先朝幸赦而用之使得承乏中涓高爵厚祿榮寵過甚陛下復欲置臣宰輔臣何敢當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柰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誠不敢奉詔帝大悅使大臣白其言于太后及皇太子以彰其善

忠謹

忠心事君尤謹慎者

鄭衆一心王室後漢

鄭衆字季產為人謹敏有心幾章帝即位拜小黄門遷中常侍和帝初加位鈎盾令時竇太后秉政后見大將軍竇憲等並竊威權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衆獨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之及憲兄弟圖不軌衆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策勲班賞每辭多受少由是常與議事中官用權自衆始焉

趙默死奉皇太子北史

趙默字文靜没入而為閹人有容貌恭謹小心賜爵睢陽侯累遷選部尚書能自謹勵當官任舉頗得其人加侍中進爵河內公魏獻文帝將傳位京兆王子推訪諸群臣百官唯唯莫敢先言唯源賀等辭義正直不肯奉詔獻文怒變色復以問默默對曰臣以死奉戴皇太子獻文默然良久遂傳位孝文孝文立得幸兩宮祿賜優厚

高力士謹密唐書

高力士馮盎曾孫也聖曆初嶺南討擊使李平里上二閩兒曰金剛曰力士武后以其疆悟敕給事左右坐累逐出之中人高延福養為子故冒其姓善武三思歲餘復得入禁中稟食司官臺既壯長六尺五寸謹密善傳詔令為宮闈丞玄宗在藩力士傾心附結已平韋氏乃啓屬內坊擢內給事

李神福謹恪不怠宋史

李神福太宗時授入內高品勤恪解上意未嘗少怠從征太原攻城之際往來梯衝間宣傳詔命即行在所帝好筆札神福每侍側多獲別本之賜及帝不豫朝夕左右躬侍藥膳神福性恭愿和易每為衛紹欽所詬罵皆引避不校在禁闈五十年稱為長者

世寧循謹無過宋史

世寧字靜之以入內黃門累遷昭宣使忠州團練使入內押班楊國公主寢疾哲宗欲夜出問訊世寧執言不可帝雖微忤卒為之改容再遷景福殿使明州觀察使至副都知世寧首知入內侍省事禁中夜火使宿衛士撲滅之既定令自他途出蓋不欲使知宮省曲折也徽宗賞歎進感德軍留後世寧出入禁闈六十年循謹無過卒年六十七謚曰恭節

忠能

盡心于國尤能幹濟者

仇洛齊奏罷雜戶

北史

仇洛齊生而非男魏太武帝用為給事黃門侍郎時禁網疏闊人戶隱匿漏脫者多東州既平綾羅戶人樂蔡因是請採漏戶

供為綸綿自後逃戶占為紬綾羅縠者非一於是雜營戶帥遍於天下不屬守宰發賦輕易人多私附戶口錯亂不可檢括洛齊奏議罷之一屬郡縣

季寔射官人見擢唐書

唐世宦者以忠謹稱者唯馬存亮西門季玄嚴遵美三人而已遵美父季寔為掖廷局博士大中時有宮人謀弒宣宗是夜季寔直咸寧門下聞變入射殺之明日帝勞曰非爾吾危不免擢北院副使終內樞密使遵美歷左軍容使嘗歎曰北司供奉官以勝衫給事今執笏過矣樞密使無廳事唯三楹舍藏書而已今堂狀帖黃決事此楊復恭奪宰相權之失也蓋疾時中官肆橫云後從昭宗遷鳳翔求致隱青城山年八十餘卒

季舜舉必欲見帝宋史

季舜舉字公輔世為內侍曾祖神福事太宗以信謹終始舜舉少補黃門仁宗使督工冶金為器既成有羨數并上之帝嘉其不欺出為秦鳳路走馬承受英宗立奏事京師會帝不豫內謁者止之宮門舜舉曰天子新即位使者從邊方來不得一見而去何以慰遠人謁者以聞亟召對帝意良悅

王守規擊鎖宋史

王守規仁宗明道年間為小黃門禁中夜半火守規先覺自寢殿至後苑皆擊去其鎖乃奉仁宗及皇太后至延福宮回視所經處已成煨燼翌日執政候起居帝曰非王守規導朕至此幾不與卿等相見以功遷入內殿頭選治京城水決汴河于公賈村決蔡河于四里橋水患以息加帶御器械積官至宣慶使康州防禦使內侍右班副都知卒年六十七贈昭武軍留後

中正援弓射賊宋史

王中正字希烈補內黃門遷赴延福宮學詩書曆筭仁宗嘉其才命置左右慶曆衛士之變中正援弓矢即殿西督捕射賊悉就擒時年甫十八人頗壯之

劉惟簡立雨宋史

劉惟簡宋仁宗時由入內黃門積官至昭宣使原州刺史高陽關路兵馬都監為入內押班英宗初立惟簡自河北來朝請對寢門內謁者難之獨引見皇太后惟簡立福寧殿下雨沾衣不退帝起坐幃中望見呼問曰諸路如汝者幾人何以獨來對曰陛下新即位臣來自邊塞未瞻天表不敢輒還不知其他帝歎曰小臣知所守如此識其姓名屏間他日神宗覽所題屏擢幹當延福宮自是蒙親信

忠義

盡心報國捐生合義考

王敬宣斷體北史

自周武帝克晉州後兵將軍有全節及殺身成仁者獨儀同叱于苟生及破鄴赦至南兗州苟生已縊死又有開府中侍中宦者田敬宣年十四五好讀書既為闍寺伺隙便周章詢請每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他語及視古人節義事未嘗不感激沈吟顏之推重其勤學甚加開獎後遂通顯後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參伺動靜為周軍所獲問齊主何在給云已去歐捶服之每折一肢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

張承業竭忠五代史

張承業唐昭宗時為晉李克用監軍後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

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張承業承業亦盡心不懈凡所以畜積金帛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為多自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及諸公子在晉陽者承業一切以法繩之權貴皆斂手畏承業莊宗歲時自魏歸省親須錢蒲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為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帶幣馬為贈莊宗指錢積呼繼岌小字以語承業曰和哥之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幣馬也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敕使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託之命誓雪家國之讎今日為王惜庫物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閻寶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業

奮拳歐寶詰罵曰閻寶朱溫之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而反諂諛自容邪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名甚懼乃酌兩卮謝承業曰吾栢酒之失且得罪乎太后顧公飲此為吾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悞公已笞之矣明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天祐十八年唐莊宗已諾諸將即皇帝位張承業方且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家國之讎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唐晉之仇賊而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為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

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
歎曰此本朝敕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
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恨若奴矣肩輿歸
太原不食而卒

宋珪從帝死難 金史

宋珪為內侍駿頭哀宗失鷹惡其大訐杖之哀宗至歸德馬軍
元帥蒲察官奴為變殺左丞李蹊參政石盞女魯歡以下從官
三百餘人倉皇之際哀宗不得已以官奴權參知政事既為所
制含恨欲誅之未能也及官奴往亳州珪陰與奉御吾古孫等
謀誅之官奴自亳還哀宗御臨濟亭召參政張天綱及官奴議
事官奴入見珪等即從旁殺之及其黨阿里合白進習顯及歿
城破哀宗自縊於幽蘭軒珪與完顏斜烈焦春和等皆從死

絳山愛君瘞骨 金史

完顏絳山哀宗之奉御也天興三年正月己酉蔡城破哀宗傳
位承麟即自縊于幽蘭軒權點檢內族斜烈云制召承盞石盞
氏近侍局大使焦春和內侍局殿頭宋珪赴上前曉以名分大
義及侍從官巴良弼阿勒根文卿皆從死斜烈將死遺言絳山
使焚幽蘭軒火方熾子城破大兵突入近侍士左右皆走避獨絳
山留不去為兵所執問曰汝為誰絳山曰吾奉御絳山也兵曰
衆皆散走而獨後何也曰吾君終于是吾候火滅灰寒收瘞其
骨耳兵笑曰若狂者耶汝命且不能保能瘞而若耶絳山曰人
各事其君吾君有天下十餘年功業弗終身死社稷忍使暴露
遺骸與士卒等耶吾逆知君輩必不遺吾吾是以留果瘞吾君
之後雖寸斬吾不恨矣兵以告其帥奔盞曰此奇男子也許之

絳山乃撥其餘燼暴以弊衾瘞于汝水之旁再拜號哭將赴汝水死軍士救之得免後不知所終

邵成章不事二主 宋史

邵成章宋欽宗時內侍也高宗將即位奉乘輿服御至南京從幸揚州金人掠陝西京東諸郡黃潛善等匿不以聞成章上疏條其罪帝怒除名南雄州編管侍御史馬伸言成章緣上書得罪久之帝思成章忠直召赴行在其徒忌之譖于帝曰邵九百未陛下無歡樂矣遂止之于洪州金人入洪州聞其名訪求得之謂之曰知公忠正能事吾主可坐享富貴成章不應脅之以威亦不從金人曰忠臣也吾不忍殺遺之令帛而去

忠厚 存心能愛人者

曹騰寬厚不伐 魏書

曹騰字季興少除黃門從官漢安帝永寧元年鄧太后詔黃門令選中黃門從官年少溫謹者配皇太子書騰應其選太子特親愛騰飲食賞賜與眾有異順帝即位為小黃門遷至中常侍大長秋在省闈三十餘年歷事四帝未嘗有過好進達賢能終無所毀傷其所稱薦若陳留虞放邊韶南陽延固張溫弘農張奐潁川堂谿典等皆致位公卿而不伐其善蜀郡太守因計吏修敬於騰益州刺史种暠於函谷關搜得其牋上太守并奏騰內臣外交所不當為請免官治罪帝曰牋自外來騰書不出非其罪也乃復暠奏騰不以介意常稱歎暠以為暠得事上之節暠後為司徒語人曰今日為公乃曹常侍恩也騰之行事皆此類也

忠言

忠正之言告於君者

寺人披以難告公 左傳

魯僖公二十四年晉文公入國呂甥卻芮畏僖將焚公宮而弒
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
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
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
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
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
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
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已王賜
公宮火瑕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高力士進諫 唐書

唐玄宗幸蜀袁思藝遂臣賊而高力士從帝進齊國公帝聞肅
宗即位喜曰吾兒應天順人改元至德不忘孝乎尚何憂力士
曰兩京失守生人流亡河南漢北為戰區天下痛心而陛下以
為何憂臣不敢聞

承業智王 五代史

張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也唐莊宗時為監軍時有盧質
者嗜酒傲忽自莊宗及諸公子多見侮慢莊宗深嫉之承業乘
間請曰盧質嗜酒無禮臣請為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納賢才
就承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
也質因此獲免

守恒進櫛 金史

潘守恒內侍也素稱知書南遷後規益甚多及哀宗自蒲城走歸德道次民家守恒進櫛曰願陛下還宮之日無忘此草廬中更加儉素以濟大業上聞其言悽惋咨嗟久之

直言

言無隱而正直者

力士言威權不可假人 唐書

唐玄宗齊大同殿高力士侍帝曰我不出長安且十年海內無事朕將吐納導引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力士對曰天子順動古制也稅入有常則人不告勞今賦粟充漕臣恐國無旬月蓄和糴不止則私藏竭逐末者衆又天下柄不可假人威權既振孰敢議者帝不悅

高力士知祿山反 唐書

高力士玄宗時累加驃騎大將軍天寶中邊將爭立功帝嘗曰朕春秋高朝廷細務付宰相蕃夷不龔付諸將寧不暇邪力士對曰臣間至閤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師又北兵悍且疆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禍成不可禁其指蓋謂祿山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天寶十三年秋大雨帝顧左右無人即曰天方災卿宜言之力士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陽失度天下事庸可復安臣之鉗口其時也帝不答明年祿山反

桀先帖木兒諫興作 元史

元順帝詔濬大內河道以宦官同知留守桀先帖木兒董其役桀先帖木兒言自正十一年以來天下多事不宜興作帝怒命往使高麗改命宦官答失蠻董之

守正

守法不失其正者

良賀嘗對

後漢

良賀給事宮掖為長秋丞清儉退厚位至大長秋漢順帝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智獨無所薦帝引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知士類昔衛鞅曰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固辭之

紹欽請僧如願焚身

宋史

衛紹欽太宗即位補內高品太平興國中江東有僧詣闕請修天台壽昌寺且言寺成願焚身以報太宗免其請命紹欽往督營繕既訖役遷精新於廷請僧如願僧言欲見至尊面謝紹欽曰昨朝辭日親奉德音不煩致謝僧惴怖偃蹇顧道俗望有救

之者紹欽即促令銷薪上火既盛僧欲投下紹欽遣左右以尺抑按而焚之

開道守尹石意

開悟人主之惑者

李邦寧

陳祖訓 元史

李邦寧字叔固初名保寧宋故小黃門也武宗立命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辭不敢奉詔帝嘗奉皇太后燕大安閣閣中有故篋問邦寧曰此何篋也對曰此世祖貯喪帶者臣聞有聖訓曰箴此以遺子孫使見吾朴儉可為華侈之戒帝命發篋視之歎曰非卿言朕安知之時有宗王在側遽曰世祖雖神聖然嗇於財邦寧曰不然世祖一言無不為後世法一子奪無不當功罪且天下所入雖富苟用不節必致匱乏自先朝以來歲賦已不

足用又數會宗藩資費無筭旦暮不給必將橫斂培怨豈美事耶太后及帝深然其言太廟舊嘗遣官行事至是復欲如之邦寧諫曰先朝非不欲親致饗祀誠以疾廢禮耳今陛下繼成之初正宜開彰孝道以率先天下躬祀太室以成一代之典循習故弊非臣所知也帝稱善即日備法駕宿齋宮且命邦寧為大禮使禮成加恩三代

定國本

能安輔儲君之位者

高力士正言立長 唐書

唐玄宗初太子瑛庶武惠妃方嬖李林甫等皆屬壽王玄宗以肅宗長意未決居忽忽不食高力士曰大家不食亦膳羞不且邪帝曰爾我家老婦我何為而然力士曰嗣君未定邪推長而

立孰敢爭帝曰爾言是也儲位遂定

扶立儲君

能扶立嗣君以安國家者

孫程迎立濟陰王 後漢

孫程字稚卿安帝時為中黃門給事長樂宮時小黃門李閏江京中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鉤盾令陳達及帝舅大將軍耿寶皇后兄大鴻臚閻顯共廢太子為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顯等遂專朝及北鄉侯病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渠姓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北鄉侯疾不起共斷江京閻顯事乃可成渠等然之又中黃門王康先為太子府史自太子之廢常懷憤歎又長樂太官丞王國並附同於程北鄉侯薨閻顯白太后徵諸王子簡為嗣未及至程遂與

王康等十八人聚謀於西鍾下皆截單衣為誓斬京安達舉刃脅閏曰今當立濟陰王無得搖動閏曰諾於是扶閏起俱於西鍾下迎濟陰王立之是為順帝帝必尚書令僕射以下從輦幸南宮雲臺程等留守省門遮扞內外收顯兄弟誅之詔封程等是為十九侯

關禮扶立嘉王 宋史

關禮高宗朝宦者孝宗淳熙末積官至親衛大夫保信軍承宣使孝宗頗親信之後命提舉重華宮孝宗崩光宗疾不能執爨樞密趙汝愚等請建儲以安人心光宗御批又有念欲退閑語丞相留正懼納祿去人心愈搖汝愚遣戚里韓侂胄因內侍張宗尹以禪位之議奏太皇太后太后曰此豈可易言明日汝愚再遣侂胄附宗尹以奏未獲命而侂胄退與禮遇禮知其音願

之侂胄不以告禮指天自誓不言侂胄遂白其事禮即入宮泣告太后以時事可憂之狀且曰留丞相已去所恃者趙知院耳今欲定大計而無太皇太后之命亦將去矣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也事體與他人異禮曰知院未去恃有太后耳今有請不許計無所出亦惟有去而已知院去天下將若何太后悟遂命禮傳旨侂胄以諭汝愚約明日太后垂簾上其事又明日嘉王入行禪祭汝愚即簾前進呈御批太后遂命王即皇帝位尋除禮入內內視省都知又差燕重華慈福宮承受充提舉皇城司遷中侍大夫禮不以功自居乞致仕不許乞免推恩又不許南渡後內侍可稱者惟邵成章與禮云

諫諍

以直言諫君之失者

宋珪本名乞奴為內侍殿頭金宣宗嘗以元夕欲觀燈戲命乞奴監作乞奴諄語云社稷棄之中都南京作燈戲有何看耶宣宗微聞之杖之二十既而悔之有旨宣諭哀宗放鷄後苑鷄逸去勅近侍追訪之市中一農民臂此鷄近侍不敢言宮中所逸者百方索之農民不與與之物直僅乃得事聞哀宗欲送其人於有司乞奴從旁諫曰貴畜賤人豈可宣示四方哀宗惡其大訐又杖之尋亦悔賜物慰遣之

政事

以善政治民者

樂巴定禮興學 後漢

樂巴字叔元性質直學覽經典好道順帝時以宦者給事拔之

補黃門令非其好也雖在中官不與諸常侍交接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擢拜郎中四遷桂陽太守以郡處南垂不閑典訓為吏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立校學以獎進之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政事明察

定亂

戡定禍亂者

昭吉以嚴重軍不為亂 宋史

甘昭吉字祐之仁宗時遷內殿崇班京東路都巡檢齊州武衛小校馮坦率營卒二百突入州廳事欲為變昭吉單騎馳往戒所從將士操兵在外先獨見亂卒諭以禍福令首惡自贖衆疑沮不敢動已而操兵者皆入即共執十餘人告曰此誘我者也昭吉立殺之縱其餘去州以無事

平寇 能平寇賊者

李神祐破賊賜卹宋史

李神祐神福之弟也太祖開寶二年從征太原時有詔緣邊和
 下皇諸車駕在潞州聞之且慮擾民令神祐馳駟止之時詔下
 五日神祐一夕而及晉陽一日甲士踣陣賊潛縱火焚梯衝
 神祐率衛兵為援斬賊廿世衆餘悉潰去王師伐廣州隨軍
 神祐平先部番藏之物赴京師及土寇周瓊等叛又副尹
 計平之六年隨曹彬南征克關城擒偽將朱令贊命神祐
 獻捷書賜錦袍金帶

守英州安陽縣公金帶宋史

神祐字德休太常寺卿歷之州鎮定高陽關并代路兵為

契丹圍岢嵐軍守英與鈴轄張志言知府州折惟
 河抵朔州以牽賊勢遂破狼水砦俘數百人獲馬牛羊
 數萬計賊為解去賜錦袍金帶

繼恩平蜀寇宋史

王繼恩英果有戰功太宗淳化五年加昭宣使勾當皇城司李
 順亂成都命為劍南兩川招安使率兵討之軍事委其制置不
 從中覆管内諸州繫囚非十惡正賊悉得以便宜決遣二月命
 馬步軍都頭王杲趣劍門崇儀使尹元由峽路分遣討賊並
 受繼恩節度詔前軍所至其賊黨敢抗王師者即須殺戮如本
 非同惡受制兇徒先被脅從今能歸順者悉釋其罪四月繼恩
 由小劔門路入研石砦破賊斬首五百級逐北過青疆嶺平
 州進破賊五千于柳池驛斬千六百級賊衆望風奔走殺戮

死者不可勝計又克閬綿二州五月至成都破賊十萬餘斬首
三萬級獲順及鎧甲僭偽服用甚衆朝議賞功中書欲除宣慰
使太宗曰朕讀前代史書不欲令宦官預政事宜徽使執政之
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任無足以為
賞典上怒深責相臣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序位
昭宣使上以授之進領順州防禦使

衛紹欽破賊遷職宋史

衛紹欽太宗淳化五年加崇儀副使李順之亂王師致討與王
繼恩同領招安捉賊事遇賊關學射山南又攻清水填破雙流
賊若招降數萬衆斬千餘級順死餘黨保險為寇又與楊瓊先
扼要路以邀之擒斬萬餘人獲器甲槍槊千餘遣別將曹晉領
兵捕餘賊于安國鎮斬三百級時嘉眉二州賊尚擾城郭又遣

內殿崇文閣直學士秦翰字仲文真宗即位加洛苑使入內副都知咸平中河朔用

秦翰屢獲戰功宋史

秦翰字仲文真宗即位加洛苑使入內副都知咸平中河朔用
兵以為鎮定高陽關排陣都監敗契丹于莫州東追斬數萬蓋
奪所掠老幼詔褒之徙定州行營鈐轄王均之亂為川峽招安
巡檢使時上官正與石普不協翰恐生事為曉譬和解之親督
衆擊賊中流矢不却五戰五捷遂克益州上手札勞問翼日進
至廣都斬首千餘級獲馬數千匹歸朝遷內園使領恩州刺史
出為鎮定高陽關前陣鈐轄又徙後陣破契丹二萬衆于威虜
軍西俘其鐵林大將等十五人又為邠寧涇原路鈐轄兼安撫
都監率所部按行山外召戎落酋帥諭以恩信凡三千餘帳相

率內附未幾康奴族拒命翰與陳興許均深入擊之斬級數千
焚其廬帳獲牛馬甚衆復與陳興曹瑋襲殺董埋軍主于武延
鹹泊川詔書加獎賜錦袍金帶白金五百兩帛五百匹景德初
車駕將北巡先遣翰乘傳往澶魏裁制兵要許便宜從事俄充
邢洛路鈐轄與大軍會德清軍張撝角之勢又召為駕前西面
排陣鈐轄管勾大陣翰即督衆環城浚溝洫以拒契丹功畢契
丹兵果暴至翰不脫甲胄七十餘日契丹乞和凱旋留泊澶州
月餘令率所部兵還京師加宮苑使入內都知

奉使

奉詞出使不辱命者

劉清潭結好 唐書

唐肅宗崩代宗即位以史朝義未滅復遣中人劉清潭往回紇

結好且發其兵比使者至回紇已為朝義所誅曰唐荐有喪國
無主且亂請回紇入收府庫其富不貲可汗即引兵南寶應元
年八月也清潭齎詔至其帳可汗曰人言唐已亡安得有使邪
清潭為言先帝雖棄天下廣平王已即天子位其仁聖英武類
先帝故與葉護可汗收二京破安慶緒者是與可汗素厚且唐
歲給回紇繒綃忘之邪

好學 好尚文學者

王繼恩嗜學 遼史

王繼恩睿知皇后南征繼恩被俘初皇后以公私所獲十歲已
下兒容貌可觀者近百人載赴涼陘並使闈為豎繼恩在焉聰
慧通書及遼語擢內謁者內侍左廂押班聖宗親政累遷內庫

都提點繼恩好清談不喜權利每得賜賚市書至萬卷載以自
隨誦讀不倦每宋使來聘繼恩多充宣賜使後不知所終

善射

精於射藝者

守珍一發貫鬚 宋史

楊守珍字仲寶真宗時為入內黃門習書史學兵家方畧善射
家僮過堂下一發貫鬚人服其精

機變

臨事機有變通者

秦翰擒趙保忠 宋史

秦翰字仲文太宗淳化四年補入內押班趙保忠叛命李繼隆
率師問罪翰監護其軍次延州翰慮保忠遁逸即乘驛先往矯

詔安撫以緩其陰計王師至翰又諷保忠以地主之禮郊迎因
並驅而出保忠遂就擒以功加崇儀副使

李神祐周麾給敵 宋史

李神祐真宗時轉內園使邠州都監車駕北巡改天雄軍都監
子城內巡檢時北兵充斥道途阻塞命神祐單騎諭密旨於諸
將敵騎數百忽至神祐乃周麾而呼若召伏兵敵懼而逃遂達
其命

伸枉

伸理人之冤枉者

守珍辨理冤民 宋史

楊守珍字仲寶真宗時為入內黃門會許民周繼宗為人誣告
與外夷交通干證者六十人辭服遣守珍覆問悉辨理出之

工藝

能製物於世用者

蔡倫造紙後漢

蔡倫字敬仲漢和帝時為尚方令監作秘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為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天下咸稱蔡侯紙

越分感應

借越分限適值其異者

李邦寧臨祭風起元史

李邦寧字固叔從宋瀛國公入見世祖命治事內廷考其大司仗尚服院事遂授丞相行大司農領太醫院事

禮大文仁宗即位國學將釋奠致進李邦寧致祭于文宣王廟視畢至位立殿戶方闔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鐵鐫入地尺無不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定乃成禮邦寧因慚悔累日

異寵

得人王異常之寵者

李延年善歌前漢

李延年故倡也坐法腐刑給事狗監中延年善歌為新變聲是時漢武帝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絲是貴為協律都尉佩二石印綬而與上卧起其愛幸埒韓嫣

石顯貴倖傾朝前漢

石顯弘恭皆少坐法廢刑為中黃門以選為中尚書漢宣帝時
恭為令顯為僕射元帝即位恭死顯代為中書令是時帝被疾
不視事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事無小夫因顯白
決責佯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
深賊持詭辯以危法中傷人與中書僕射牟梁少府五鹿充宗
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牟邪石邪五鹿客邪
印何累累綬若若邪顯內自知擅權柄恐天子產右有以間已
死時歸誠取信嘗使至諸宮有所徵發顯先白恐後漏盡宮門
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後果有上
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子笑以其書示之因泣曰陛下私
小臣任以事群下無不嫉妬欲陷臣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
知之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官掃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

財幸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為然而憐之加厚賞賜及賂遺一
萬萬顯聞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恐天下學士姍已使人致意諫
大夫貢禹深自結納因薦禹位九卿至御史大夫議者於是稱
顯以為不妬讒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
此類也元帝崩成帝即位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皆免
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懣不食道病死

五侯驕橫後漢

漢桓帝時宦者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以誅梁冀功同日封
侯故世謂之五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矣超亮賜東園秘
器箱中玉具贈侯將軍印綬使者理喪及葬發五營騎士將軍
侍御史護喪將作大匠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
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今人謂持兩端而任意為兩墮皆競起第宅樓

石顯弘恭皆少坐法腐刑為中黃門以選為中尚書漢宣帝時
恭為令顯為僕射元帝即位恭死顯代為中書令是時帝被疾
不視事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事無小失因顯白
決責佯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
深賊持詭辯以危法中傷人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
結為黨及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
印何累累綬若若邪顯內自知擅權柄恐天子產右有以間已
廷時歸誠不信嘗使至諸宮有所徵發顯先白必後漏盡宮門
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以稱詔開門後果有上
書告顯謂命矯詔開宮門天子笑以其書示之因泣曰陛下私
小臣任以事群下無不嫉妬欲陷臣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
知之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官掃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

財幸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為然而憐之加厚賞賜及賂遺一
萬萬顯聞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恐天下學士姍已使人致意諫
大夫貢禹深自結納因薦禹位九卿至御史大夫議者於是稱
顯以為不如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
此類也元帝崩成帝即位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皆免
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懣不食道病死

五侯驕橫後漢

漢桓帝時宦者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以誅梁冀功同日封
侯故世謂之五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矣超亮賜東園秘
器箱中玉具贈侯將軍印綬使者理喪及葬發五營騎士將軍
侍御史護喪將作大匠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
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隨今人謂侍兩端皆競起第宅樓

觀壯麗窮極技巧金銀爛耗施於犬馬多取良人美女以為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又養其疏屬或乞嗣異姓或買蒼頭為子並以傳國襲封兄弟姻戚皆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賊無異

徐龍駒過寵

南史

徐龍駒以奄人本給安陸侯後度東宮為齋師齊廢帝即位以後便佞見寵凡諸鄙黷雜事皆所誘勸位羽林監後閣舍人黃門署令淮陵太守帝為龍駒置嬪御妓樂常住含章殿著黃綸帽被貂裘南面向按代帝畫敕內左右侍直與帝不異前代趙忠張讓之徒莫之能比

符承祖佞濁

北史

符承祖因事為閹人為文明太后所寵賜爵略陽公歷吏部尚書加侍中知都曹事初太后以承祖居腹心之任許以不死之詔後承祖坐賊應死孝文原之命削職禁錮在家後悖義將軍佞濁子月餘遂死

高力士恩寵傾朝

唐書

高力士武后時為宮闈丞至睿宗先天中誅蕭岑等功為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於是四方奏請皆先省後進小事即專決雖洗沐未嘗出氣息殿帷中徼幸者願一見如天人然玄宗曰力士當上我寢乃安當是時宇文融李林甫蓋嘉運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等雖以才寵進然皆厚結力士故能踵至將相自餘承風附會不可計皆得所欲中人若黎敬仁林昭隱尹鳳翔韓壯牛仙童劉奉廷王承恩張道斌李天宣朱光輝郭全邊令誠等並內供奉或外監節度軍脩

功德市鳥獸皆為之使使還所哀獲動巨萬計京師甲第池園
良田美產占者什六寵與力士畧等然悉籍力士左右輕重乃
能然肅宗在東宮兄事力士它王公主呼為翁戚里諸家尊曰
翁帝或不名而呼將軍

高力士獲母受封

唐書

高力士幼與母麥相失後嶺南節度使得之瀧州迎還不復記
識母曰曾有七黑子在否力士袒示之如言母出金環曰兒所
服者乃相持號勸玄宗為封越國夫人而追贈其父廣州大都
督延福與妻及力士貴時故在侍養與麥均金吾大將軍程伯
獻約力士為兄弟後麥亡伯獻縗經受帛河間男子呂玄晤吏
京師女國妹力士娶之玄晤擢刀筆吏至少卿子弟仕皆王傳
玄晤妻死中外贈賻送葬自第至墓車徒背相望不絕

姜皎蒙幸

唐書

姜皎長安中為尚衣奉御玄宗在藩邸皎識其非常委心事焉
及即位召為殿中少監出入內侍燕私侍詔許與妃嬪連榻
坐擊毬鬪雞呼之不名賜宮女駝馬珍物帝在殿廷翫一嘉樹
皎盛贊之帝遽令徙植其家其蒙幸如此

魚朝恩專掌神策軍

唐書

魚朝恩陰黠善宣納詔令唐肅宗至德初監李光進軍京師平
為三宮檢責使知內侍省事元節度圍賊相州以朝恩為觀軍
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使自朝恩始史思明攻洛陽朝恩按兵
陝東使神策將衛伯玉與賊將康文景等戰敗洛陽平代宗避
吐蕃東幸衛兵離散朝恩悉軍奉迎華陰乘輿六師乃振帝德
之更號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專領神策軍

功德市鳥獸皆為之使使還所哀獲動巨萬計京師甲第池園
良田美產占者什六寵與力士畧等然悉籍力士左右輕重乃
能然肅宗在東宮兄事力士它王公主呼為翁戚里諸家尊曰
翁帝或不名而呼將軍

高力士獲母受封

唐書

高力士幼與母麥相失後嶺南節度使得之瀧州迎還不復記
識母曰曾有七黑子在否力士袒示之如言母出金環曰兒所
服者乃相持號衝玄宗為封越國夫人而追贈其父廣州大都
督延福與妻及力士貴時故在侍養與麥均金吾大將軍程伯
獻約力士為兄弟後麥亡伯獻縗經受帛河間男子呂玄晤吏
京師女國妹力士娶之玄晤擢刀筆吏至少卿子弟仕皆王傳
玄晤妻死中外贈賻送葬自第至墓車徒背相望不絕

姜皎蒙幸

唐書

姜皎長安中為尚衣奉御玄宗在藩邸皎識其非常委心事焉
及即位召為殿中少監出入川內倍燕私侍詔許與妃嬪連榻
坐擊毬鬪雞呼之不名賜宮女一既馬珍物帝在殿廷翫一嘉樹
皎盛贊之帝遽令徙植其家其蒙幸如此

魚朝恩專掌神策軍

唐書

魚朝恩陰黠善宣納詔令唐肅宗至德初監李光進軍京師平
為三宮檢責使知內侍省事元節度圍賊相州以朝恩為觀軍
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使自朝恩始史思明攻洛陽朝恩按兵
陝東使神策將衛伯玉與賊將康文景等戰敗洛陽平代宗避
吐蕃東幸衛兵離散朝恩悉軍奉迎華陰乘輿六師乃振帝德
之更號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專領神策軍

寶文場霍仙鳴者始並隸東宮事德宗未有名自魚朝恩死宦人不腹典兵帝以禁衛盡委白志貞志貞多納富人金補軍止收其庸而身不在軍及涇師亂帝召近衛無一人至者惟文場等率宦官及親王左右從至奉天帝逐志貞并左右軍付文場主之興元初帝自山南還兩軍復完而帝忌宿將難制故詔文場仙鳴分總之寶霍權振朝廷帝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各二員詔文場為左神策護軍中尉仙鳴為右焦希範為左神策中護軍張尚進為右軍尉護軍錄是宦官盛矣

吐突承璀典兵唐書

吐突承璀字仁貞憲宗立擢累左監門將軍繼封薊國公王承宗叛承璀揣帝銳征討因請行帝見其果敢自喜謂可任即

承璀為行營招討處置使於是諫官李鄘及白居易等乘承璀與中人位大帥恐為四方笑帝乃更為招討宣慰使御軍什門慰其行承璀御衆無它遠畧為慮從史侮狎踰功賴中詔撫使執從史而問遣人說承宗上書待罪乃詔班

要譽

要求名譽者

朴不花請地瘞故死者元史

朴不花高麗人亦曰王不花皇后奇氏微時與不花同鄉里相為依倚及選為官人有寵遂為第二皇后居興聖宮生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於是不花以閹人入事皇后者有年皇后愛幸之情意甚膠固累遷官至榮祿大夫資正院使資正院者皇后之財賦悉隸焉至正十八年京師大饑疫時河南北山東郡縣

皆被兵民之老幼男女避居聚京師以故死者相枕籍不花欲
要譽一時請于帝市地收瘞之順帝賜鈔七千定中宮及興聖
隆福兩宮皇太子皇太子妃賜金銀及他物有差省院施者無
筭不花出玉帶一金帶一銀二錠米三十四斛麥六斛青貂銀
鼠裘各一襲以為費擇地自南北兩城抵盧溝橋掘深及泉男
女異塘人以一屍至者隨給以鈔昇負相踵既覆土就萬安壽
慶寺建無遮大會至二十年四月前後瘞者二十萬用鈔二萬
七千九十餘定米五百六十餘石又於大悲寺修水陸大會三
晝夜凡居民病者予之藥不能喪者給之棺翰林學士承旨張
翥為文頌其事曰善惠之碑

迎合

逢迎人主求合其意者

李邦寧揣意元史

李邦寧武宗時加大司徒尚服院使遥授丞相初仁宗為皇太
子丞相三寶奴等用事畏仁宗英明邦寧揣知其意言於武宗
曰陛下富於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
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往東宮言之邦寧慚懼而
退仁宗即位左右咸請誅之仁宗曰帝王曆數自有天命其言
何足介懷加邦寧開府儀同三司為集賢院大學士以疾卒

女姦權

奸惡持國政者

趙高矯殺扶蘇立二世史記

趙高謀殺太子扶蘇乃與丞相李斯同議斯乃聽高高乃報胡
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

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長子
 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
 恬將帥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
 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為以不德罷歸為太子
 日夜怨望扶蘇為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
 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為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
 其書以皇帝璽道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
 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
 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
 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若數趣之扶蘇
 為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不
 設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

喪太子立為二世皇帝

弘石諧害望之前漢

蕭望之為太子太傅宣帝寢疾拜前將軍受遺詔與史高周堪
 輔政望之堪數燕見言治亂陳王事選白宗室劉更生金敞並
 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上甚鄉納之初宣帝時宦官用事弘
 恭石顯久典樞機與高為表裏望之建白中書宜更用士人由
 是大與高恭顯忤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史高及許史
 過失望之接待之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更求入許史
 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
 朋出揚言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令在傍知我言
 狀望之以問恭顯恐望之自訟下於它吏即挾朋及待詔華
 龍龍初以行污滅不進欲入堪等不納故二人相結恭顯令二

人告望之等欲罷高䟽退許史候望之出休上之事下弘恭問
狀望之對曰外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之
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訐大臣毀離親戚欲專權不忠誣上
不道請召致廷尉時元帝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也可
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大驚曰非但廷尉問耶以責恭顯
皆叩頭謝上曰今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位既下九卿大
夫獄宜因決免於是詔赦望之等皆免為庶人而以朋為黃門
郎後數月賜望之爵關內侯天子方欲以為相會望之子伋上
書訟望之前事有司奏望之教子上書請逮捕恭顯等知望之
素高節不詘建白望之不悔過怨望歸非於上自託師傅懷終
不生非頗詘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亡以施恩厚上曰蕭
大傅素剛安肯就更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
亡所憂上可其奏顯等敕令召望之因令急發執金吾車馬馳
圍其第使者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為非天子
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好節士勸望之自殺於是望之仰
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
鄙乎竟飲醢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
然殺吾賢傅

張讓趙忠專政後漢

張讓趙忠漢桓帝時為小黃門忠以與誅梁冀功封侯漢靈帝
時讓忠並遷中常侍封列侯與曹節王甫等相為表裏貴寵父
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南宮失讓忠等說帝令歛天下田
畝稅十錢以修宮室發太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
郡部送至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十分

雇一因復貨之於官官復不為即受材木遂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騶密約勅號曰中使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十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守請者乞不之官皆違之

曹節專政 後漢

曹節字漢豐桓帝時遷中常侍奉車都尉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官及即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等十七人共矯詔誅武蕃等先是瑀等陰於明堂中禱皇天曰竇氏無道請皇天輔皇帝誅之令事必

成天下得寧既誅武等詔令太官給塞具塞當為容通賜賜錢

五千萬餘各有差熹平元年竇太后崩有何人書朱雀闕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常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祿

無有忠言者於是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十日一會猛以誹書

言直不肯急捕月餘主名不立猛坐左轉諫議大夫以御史中

丞段熲代猛乃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節等怨猛

不已使熲以它事奏猛抵罪輸左校朝臣多以為言乃免刑復

公車徵之節遂與王甫等誣奏桓帝弟勃海王悝謀反誅之以

功封者十二人父兄子弟皆為公卿列校牧守令長布滿天下

曹節誣害陽球 後漢

曹節為中常侍靈帝時遷司隸校尉陽球既誅王甫復欲以次表曹節等乃勅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大猾當次案豪古權門

聞之莫不屏氣諸奢飾之物皆各緘滕不敢陳設京師畏震時
順帝虞責人葬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屍道次慨然拭淚曰
我曹自可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節直入省白帝徙球為尉
因求見帝叩頭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鳩梟各服其辜叩頭流
血殿上呵叱曰衛尉扞詔邪至於再三乃受拜後司徒劉郃與
球議收案張讓曹節等知之共誣白郃等遂收球送洛陽獄
誅死妻子徙邊

田令孜肆行不軌唐書

田令孜字仲則唐僖宗時擢左神策中尉進左金吾衛上將軍
兼判四衛事令孜以王鐸為儒臣且無功而首謀召沙陀者楊
復光也欲歸重北司故罷鐸都統以復光功第一又忌復光且
已故薄其賞自謂帷幄決勝繫王室輕重出入倨甚會復光

死大喜即罷復恭樞密使中人曹知愨者富家子頗沈鷲賊在
長安知愨以清濁二谷之人倚山為屯不屈賊陰教士卒變衣
服言語與賊類者夜入長安攻賊營賊大懼帝聞賜紫金擢內
常侍聞帝將還因大言我且擁衆大散關下闕群臣可歸者納
之令孜謂然密令王行瑜以邠州兵度嵯峨山襲殺其衆由是
益自肆

田令孜禁制僖宗唐書

田令孜字仲則事僖宗為左金吾上將軍兼判四衛事封晉國
公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斷帝以其專語左右輒流涕

田令孜矯詔害昭圖唐書

唐僖宗遷蜀與田令孜獨保東城自守群臣不得見左拾遺孟
昭圖請對不召因上疏極陳君與臣一體相成安則同寧危則

共難昔日西韋不告南司故宰相御史中丞京兆尹悉碎于賊
嗚兩軍中尉以扈乘輿得全今百官之在者率冒重險山百死
者也昨昔黃頭亂火照前殿陛下唯與令攷閉城自守不召宰
相不謀群臣欲入不得求對不許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
非北司之天下陛下固九州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豈悉忠
於南司廷臣豈無用於敕使文宗時宮中突左右巡使不到皆
被顯責安有天子播越而宰相無所豫群司百官棄若路人已
事誠不足諫而來者冀可追也疏入令攷匿不奏矯詔貶崇圖
嘉州司戶參軍使人沈于墓願津初昭圖知正言必見害謂家
隸曰大盜未殄官豎離間君臣吾以諫為官不可坐觀覆亡疏
入必死而能收吾骸乎隸許諾卒葬其尸朝廷痛之

楊復恭擅權唐書

楊復恭初為樞密使昭宗立加金吾上將軍復恭以諸子為州
刺史號外宅郎君又養子六百人監諸道軍天下威勢舉歸其
門守立為天威軍使本胡弘立也勇武冠軍人畏之帝欲斥復
恭懼為亂乃好謂曰卿家諸子安在吾欲令衛殿內復恭以守
立見帝賜姓李名順節使掌六軍管鑰光寵甚號勢鈞遂與復
恭爭恨相中傷暴發其私復恭常肩輿抵太極殿宰相對延英
論叛臣事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帝矍然緯指復恭復恭
曰臣豈負陛下者緯曰復恭陛下家奴有肩輿至前殿廣樹不
逞皆姓楊非反邪復恭曰欲收士心輔天子帝曰誠欲收士心
胡不假李姓乎復恭無以對會緯出守江陵乃使人劫之長樂
坡斬其旌節貲財皆盡緯僅免復恭子守貞為龍劍節度使守
忠洋州節度使皆自擅貢賦上書訕薄朝政

文展謀去諸將 五代史

前蜀主王建晚年多內寵賢妃徐氏與妹淑妃皆以色進專房用事交結宦者唐文展等干與外政建年老昏耄文展判六軍事無大小皆決文展及建疾以兵入宿衛謀盡去建故將故將文臣聞建疾皆不得入見久之養子王宗弼等排闥入言文展欲為變乃殺之

童貫權傾中外 宋史

童貫少出李憲之門性巧媚自給事宮掖即善策人主微指先事順承徽宗立置明金局于杭貫以供奉官主之始與蔡京游京進貫之力也後平臘進太師貫握兵二十年權傾一時奔走期會過於制敕嘗有論其過者詔方劾往察劾一動一息貫悉得之先密以白且陷以他事劾反得罪逃死貫狀魁梧偉瞻

生類十數皮骨勁如鐵不類閩人有度量能疎財後宮下皆獻餉結納左右婦寺譽言日聞寵煥翕赫庭戶岳牧輔弼多出其門廝養僕園官諸使者至數百董第在松禍流毒四海雖趙臨不償責也

專權 專擅朝政者

李輔國決事 唐書

李輔國本名靜忠以閹奴為閑廐小兒貌儇陋畧通書計肅宗時凡四方章奏軍符禁寶一委之常上銀臺門決事置察事聽兒數十人吏雖有秋毫過無不得得輒推訊州縣獄訟三司制効有所捕逮流降皆私判臆處因稱制敕然未始聞上也詔書下輔國署已乃施行群臣無敢議出則介士三百人為衛貴幸

至不敢斥官呼五郎李揆當國以子姓事之號五父

程元振總禁兵唐書

程元振肅宗時少以宦人直內侍省張皇后謀立越王元振見太子發其姦與李輔國助討難立太子是為代宗拜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帝以藥子昂判元帥行軍司馬固辭乃以命元振封邠國公盡總禁兵不踰歲權震天下

魚朝恩排陷執政唐書

魚朝恩代宗時為中常侍好引輕浮後生慶門下講五經大義作文章謂才兼文武微伺誤寵永泰中詔判國子監始詣學詔宰相常參官六軍將軍悉集京兆設食內教坊出音樂俳優有宴大臣子弟二百人朱紫雜然為附學生列座次又賜錢千萬取子錢供糗飯每視學從神策兵數百京兆尹黎幹率錢勞從

子一費數十萬而朝恩色常不足帝詔會群臣計事朝恩怙貴誕辭折愧坐人出其上者雖元載辯彊亦拱默唯禮部郎中相里造殿中侍御史李衍酬誥往返未始降屈朝恩不憚黜術以動造又謀將易執政以震朝廷乃令百官都堂且言宰相者和元氣輯群生今水旱不時屯軍數十萬饋運因竭天子卧不安席宰相何以輔之不退避賢路默默尚何賴乎宰相俛首坐皆失色

楊復恭擅朝政唐書

楊復恭字子怱本林氏子楊復光從兄也父玄翼唐懿宗咸通中領樞密世為權家復恭畧涉學術監諸鎮兵龐勛亂戰有功自河陽監軍入拜宣徽使擢樞密使黃巢盜京師田令孜顯威福斷喪天下中外莫敢亢惟復恭屢與爭得失令孜怒下遷飛

龍使復恭乃卧疾藍田僖宗出居興元復為樞密使制置經略多更其手車駕還遂代令孜為左神策中尉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封魏國公實戶八百賜號忠貞啓聖定國功臣帝崩定策立昭宗賜鐵券加金吾上將軍稍攘取朝政帝嘗曰朕不德爾援立我矣當減省侈長示天下我見故事尚衣上御服日一襲太常新曲日一解今可禁止復恭頓首稱善帝遂問游幸費對曰開懿宗以來每行幸無慮用錢十萬金帛五車十部樂工五百犢車紅網朱網畫香車百乘諸衛士三千凡曲江温湯若畋獵曰大行從宮中苑中曰小行從帝乃詔類減半於是宰相韋昭度張濬杜讓能等為帝言大中故事抑宦官不假借帝亦稍厭復恭橫恣王瓌者惠安太后弟求節度使帝問復恭對曰產漢三思危唐后族不可封拜陛下誠愛瓌任以它職可也

不宜假節外藩恐負勢勢顯帝不可制帝乃止瓌聞怒甚至禁中見復恭詬辱之遂居中任事復恭不欲分已權白為黔南節度使道興元而兄子守亮方領節度陰勒利州刺史覆瓌舟于江宗屬賓客皆死以舟自敗聞帝知復恭謀錄是深術之

田令孜請帝幸蜀唐書

田令孜字仲則本陳氏歷小馬坊使唐僖宗即位擢為左神策軍中尉始帝為王時與令孜同卧起故政事一委之而帝荒酣無檢發左藏齊天諸庫金幣賜伎子歌兒者日鉅萬國用耗盡令孜語內園小兒尹希復王士成等勸帝籍京師兩市蕃旅華商寶貨舉送內庫使者監闕櫃坊茶閣有來訴者皆杖死京兆府令孜知帝不足憚則販鬻官爵除拜不待旨假賜緋紫不以聞百度崩地内外垢玩既所在盜起上下相掩匿帝不及知是

時賢人無在者惟佞鄙者貪相與備員偷安噤默而已左拾遺侯昌蒙不勝憤指言豎尹用權亂天下疏入賜死內侍省宰相盧攜素事令孜每建白必阿意倡和初黃巢求廣州願罷兵攜欲寵高駢使有功不聽賊因又易置關東諸節度賊乘之陷東都令孜急遣非攜奉帝西幸步出金光門至咸陽沙野軍十餘騎呼曰巢為賊臣乘輿金西秦中父老何望願還宮令孜叱之以羽林騎馳斬即以羽林白馬載帝晝夜馳舍駱谷時陳敬瑄方節度西川令孜兄也故請帝幸蜀

搆亂

結搆為亂者

中行說離間漢廷史記

孝文帝時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復遣宗室女公主為單于

使臣者燕人中行說傳公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為漢惠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粟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為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而稼穡耳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

田令孜迫脅天子唐書

田令孜字仲則歷小馬坊使唐僖宗即位以其為王時與令孜因卧起政事一委之及黃巢陷京師帝幸蜀令孜護駕至成都進為左金吾衛上將軍封晉國公則平令孜以召沙陀李克用破賊者楊復光之功也以復光功第一又忌復光且逼已赦薄其賞會復光死大喜由是以自肆天子不得有所主復光部將盧晏弘王建等以八都衆二萬取金洋等州進攻興元節度使

牛頰奔龍州晏弘自為留後以王建及張造韓建等為部刺史
帝還懼見討引兵走許州王建率義勇四軍迎帝西縣復以建
及韓建等主之號隨駕五都令孜以復光故纔授諸衛將軍皆
養為子別募神策新軍以千人為都凡五十四都分左右為十
軍統之又遣親信覘諸鎮不附已者以罪除徙養子匡祐宣尉
河中王重榮厚為禮匡祐傲甚舉軍怒重榮因數令孜罪責其
無禮監軍和解乃去匡祐還訴令孜且勸圖之令孜白以兩鹽
池歸鹽鐵使即自無兩池權鹽使重榮不奉詔表暴令孜十罪
令孜自將討重榮率邠寧朱玫鳳翔李昌符合鄭延靈夏等兵
凡三萬壁沙苑重榮說太原李克用連和克用上書請誅令孜
玫帝和之不從大戰沙苑王師敗玫走還邠州與昌符皆耻為
令孜用還與重榮合神策兵潰還略所過皆盡克用逼京師令

孜計窮乃焚坊市劫帝夜啓開遠門出奔自賊破長安火宮室
舍廬什七後京兆王徽葺復粗完至是令孜唱曰王重榮反命
火宮城唯昭陽蓬萊二宮僅存王建以義勇四軍扈帝夜亂率
水遂次陳倉克用還河中玫畏克用且徧與重榮連章請誅令
孜而駐鳳翔令孜請帝幸興元帝不從令孜以兵入寢殿逼帝
夜叱群臣無知者宰相蕭遘等皆不及從玫勸興元節度使石
君涉焚閣道絕帝西意遘惡令孜劫質天子生方鎮之難使孜
進迎乘輿孜引兵追行在敗興鳳揚晟軍帝次梁洋稍引而南
玫兵及中營左右被剽戮者不勝計令孜懼人圖已蒙面以行
使王建長劍五百清道囊傳國璽授之次大散關道險澀帝危
及難數矣分軍守靈壁亢追兵玫長驅躡帝帝以閣道毀走他
道困甚枕王建膝且寐覺而飯僅能至興元玫重榮表誅令孜

安慰群臣詔以令孜為劍南監軍使留不去重榮請幸河中令孜沮而止宰相邁率群臣在鳳翔者表令孜顛國煽禍惑小人計交亂群帥請誅之帝不及省且詔重榮餉糧十五萬斛給行在重榮以令孜在不奉命致乃奉嗣襄王煜即偽位致敗帝乃得還京師

西門重遂與兵致亂 唐書

劉季述者本微單稍顯於唐僖宗昭宗間擢密樞密使楊復恭之斥昭宗以西門重遂為右神策軍中尉觀軍容使時季茂貞得與元愈跋扈不軌宰相杜讓能與內樞密使李周謹及重遂謀誅之乃興師以嗣覃王戒丕為京西招討使神策大將軍李勣副之茂貞引兵迎壁蓋屋薄興平王師潰遂逼臨臯以陳暴言讓能等罪京師震恐帝坐安福門斬重遂周謹以謝茂貞更

以駱全瓘劉景宣代為兩中尉乾寧二年茂貞與王行瑜韓瑊以兵入朝李克用率師討茂貞次渭北同州節度使王行實奔京師謂景宣等曰沙陀十萬至矣請奉天子出幸避其鋒景宣方與茂貞睦故全瓘與鳳翔衛將閻圭共脅帝狩岐王行實及景宣子繼晟縱火剽東市帝登承天門矢著樓闔帝懼暮出莎城士民從者數十萬至谷口人暍死十三夜為盜掠哭聲殷山徙駐石門茂貞恐乃殺全瓘景宣及圭自解天子還京師以景務修宋道弼代之俄專國宰相崔胤惡之徐彥若王搏懼禍不解稍抑胤以和北軍胤怒劾搏黨宦豎不忠罷去俄賜死流道弼驩州初脩愛州並死灞橋遂彥若于南海乃以季述王仲先為左右中尉疾胤尤甚

讒言

讒譖之言害人者

侯覽大舉鉤黨後漢

侯覽靈帝時為中常侍諷有司奏前司空虞故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瑀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翌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皆為鉤黨下獄死者百餘人妻子徙邊諸附從者錮及五屬制詔州郡大舉鉤黨於是天下豪傑及儒學行義者一切結為黨人

趙忠讒害呂強後漢

呂強靈帝時為中常侍清忠奉公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帝問強所宜施行強欲先誅左右貪濁者於是中常侍人人求退又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中常侍趙忠夏惲等遂共構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強兄弟所在並皆貪穢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則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忠惲復譖白強見召未不知所問而就外草自屏有姦明審遂收捕宗親沒入財產焉

李蔡證蕭引免官南史

蕭引自叔休陳後主即位為中庶子建康令時殿內隊主吳璉及宦者李善度蔡脫兒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引始族子密時為黃門郎諫引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為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為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耳吳璉竟作飛書李蔡證之坐免官卒於家

許彥真誣鍾允章反五代史

衛王委政於宦者胡子盧等爭附之尚書左丞鍾

憲章來政... 敬請諸宦官宦官皆側耳銀二年祀天南
郊前三... 久章與權自登壇四顧指麾宦者許彥真望見之
曰此謀... 少拔劍升壇久章迎叱之彥真馳走告久章反銀
下久章... 遺使部尚書薛用丕治之久章與用丕有舊因泣下
曰吾今無罪自誣以死固無恨然吾二子皆幼不知父冤俟其
長公可言之彥真聞之罵曰反賊欲使而子報仇邪復入白銀
并捕二子繫獄遂族誅之

狂妄

狂為妄誕者

薛榮宗使魁北史

薛榮宗北齊宦者齊後主時官至開府榮宗常自云能使鬼及
周兵之逼言於後主曰臣已發寤解律明月將大兵在前去帝

信之經古冢榮宗謂舍人行恭是誰冢行恭戲之曰林宗冢
問林宗是誰行恭曰郭元貞父榮宗前奏曰臣向見郭林宗從
冢出著大帽吉莫靴捶馬鞭問臣我何真來不是時群妄多皆
類此

殘酷

殘忍酷虐人者

楊思勳征蠻慘酷唐書

楊思勳少給事內侍者從玄宗討內難擢左監門衛將軍帝倚
為爪牙開元初安南蠻渠梅叔鸞叛號黑帝舉三十二州之衆
外結林邑貞曠金陵等國據海南衆號四十萬思勳請行詔募
首領... 興安南大都護光楚客繇馬援故道出不意賊
駭貽不假謀遂大敗封尸為京觀而還十二年五溪首領單行

章亂詔思勗為黔中招討使率兵六萬往執行章斬首三萬級以功進輔國大將軍給祿俸防閭從封泰山進驃騎大將軍封魏國公邕州封陵獠梁大海反破賓嶺等州思勗又平之禽大海等三千人討斬支黨皆盡瀼州蠻陳行範自稱天子其下何游魯號定國大將軍馮璘南越王破州縣四十詔思勗發永道連三州兵淮南弩士十萬襲斬游魯璘於陣行範走盤遼諸洞思勗悉衆窮追生縛之阮其黨六萬獲馬金銀鉅萬計卒年八十餉思勗驚忍敢殺戮所得俘必剝面髻腦禡髮皮以示人將士憚服莫敢視以是能立功內給事牛先童納張守珪賂詔付思勗殺之思勗縛于格篋慘不可勝乃探心截手足剔肉以食肉盡乃得死

奸謀

姦邪謀惡者

魚朝恩怙貴肆行唐書

唐玄宗時魚朝恩怙貴誕辭又謀將易執政以震朝廷禮部郎中相里造徙坐從之因曰陰陽不和五穀踴貴皆軍容事宰相何與哉行文書而已何所歸罪朝恩拂衣去曰南衙朋黨且害我會釋菜執易升坐百官咸在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載銜之魚朝恩有賜墅觀沼勝爽表為佛祠為章敬太后薦福即后謚以名祠許之於是用度侈浩公壞曲江諸館華清宮樓榭百司行署將相故第收其材佐興作費無慮萬億既數毀郭子儀不見聽乃遣盜發其先冢子儀詭辭自解以安衆疑久之讓判國子監鴻

疆禮賓等使加內侍監徒封韓增實封百戶

李輔國詭佞唐書

李輔國本名靜忠肅宗時擢家令判元帥府行軍司馬會帝屬疾輔國即詐言皇帝請太上是按行宮中至睿武門射生官五百遮道太上皇驚幾墮馬問何為者輔國以甲騎數十馳奏曰陛下以興慶宮湫陋奉迎乘輿還宮中力士厲聲曰五十年太平天子輔國欲何事叱使下馬輔國失轡罵力士曰翁不辦事斬一從者力士呼曰太上皇問將士各好在否將士納刀呼萬歲皆再拜力士復曰輔國可御太上皇馬輔國韡而走與力士對執轡還西內居甘露殿侍衛才數十皆瓦老太上皇執力士手曰微將軍朕且為兵死鬼左右皆流涕又曰興慶吾王地數以讓皇帝帝不受今之徙自吾志也俄而流承恩播州魏悅溱

州如仙媛歸州公主居玉真觀更料後宮聲樂百餘更侍太上皇備灑掃詔萬安咸宜二公主視服膳自是太上皇快快不豫

仇士良奸謀滅後唐書

仇士良字匡美宦官魚弘志憤文宗與李訓謀屢欲廢帝崔慎由為翰林學士直夜未半有中使召入至祕殿見仇士良等坐堂上帷帳周密謂慎由曰上不豫已久自即位政令多荒闕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學士當作詔慎由驚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輕議慎由親族中表千人兄弟群從且三百何可與覆族事雖死不承命士良等默然久乃啟後戶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歷階數帝過失帝俛首既而士良指帝曰不為學士不得更坐此乃送慎由出戒曰毋泄禍及爾宗慎由記其事藏箱枕間時人莫知將沒以授其子胤故胤惡中官終討除之蓋禍

原於士良弘志云

韓全誨結黨謀亂 唐書

韓全誨者不知其來唐昭宗時監鳳翔軍入為內樞密使累至左神策中尉拜驃騎將軍全誨張彥弘及彥弼合勢恣暴中官倚以自驕帝不平有斥逐者皆不肯行崔胤固請盡誅之全誨等懼帝誅已與李繼誨彥弼李繼筠交通謀亂全誨等泣奏曰全忠且至欲脅陛下幸關東將謀傳禪臣不忍見高祖天下移也姓願至鳳翔合義兵討元惡帝未許方在乞巧樓乃決西幸彥弼等以帝未即駕愈諄官中禁索奇聖帝與后相視泣官人私逃出都民崩沸或奔開化坊依胤第自固閉無留家鳳翔軍與左神策兵陣大衢長樂門外若丘墟然於是日南至百官不朝帝坐思政殿時彥弼先入鳳翔全誨逼帝出惟皇后諸王數

百騎為衛帝繡袍塗金帽以右神策軍從實天復元年十一月壬子全誨等遂火宮城繼誨彥弼欲劫百官從天子李德昭等按兵衛之乃得免李茂貞以帝居盤屋

奸惡

以奸為惡者

趙高凶詐史記

趙高秦宦者也事始皇為中車府令始皇東巡至沙丘病甚乃為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木授使者始皇崩丞相李斯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不發喪棺戴輜涼車中故幸宦者參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輜涼車中可其奏事獨子胡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胡亥丞相

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扶蘇者而更詐為丞相斯受遺詔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扶蘇蒙恬死胡亥立其為二世高為郎中令任用事恐先帝大臣以高素賤小而不心不服乃說二世行誅大臣及諸公子又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群臣不敢為非進邪說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柰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誤示群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於是二世常居禁中與高決諸事其後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右丞相馮去疾左丞相李斯將軍馮劫進諫曰盜不止皆以成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飾辭不聽下去疾斯劫吏乘責他罪去疾劫自殺竟以計案殺斯而高為丞相

侯覽貪縱後漢

侯覽桓帝初為中常侍以佞猾進倚執貪放受納貨遺以巨萬計並熹中連歲征伐府帑空虛乃假百官奉祿五侯租稅覽亦上縑五千匹賜爵關內侯又託以與議誅梁冀功進封高鄉侯小黃門段珪家在濟陰與覽並立田業近濟北界僕從賓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濟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覽珪大怨以事訴帝延坐多殺無辜徵詣廷尉免覽等得此愈放縱覽兄參為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滅之没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太尉楊秉奏參檻車徵於道自殺京兆尹袁逢於旅舍閱參車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覽坐免旋復官建寧二年喪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縱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畫丹漆

之屬制度重深僭類宮省又豫作壽冢石柳雙闕高廡百尺破
人居室發掘墳墓虜奪良人妻略婦孺及諸罪覺請誅之而覽
伺候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家宅籍沒資財且言罪狀又奏
覽母生時交通賓客干亂郡國復不得御覽遂誣儉為鈞黨及
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之遂代曹節領長樂太
僕熹平元年有司舉奏覽專權驕奢兼收印綬自殺阿黨者皆
免

劉騰專權自恣北史

劉騰字青龍幼時坐事受刑轉中黃門遷給事靈太后臨朝以
與于志保護勲除崇訓太僕加侍中每引入內受賞賚並於諸
主外戚所養二子為郡守尚書郎騰曾疾篤靈太后慮或不救
遷衛將軍儀同三司後疾瘳騰每拜命為臨軒會日大風寒甚

乃遣使持節授之騰幼充宮役手不解書裁知署名而已而奸
謀有餘善射人意靈太后臨朝特蒙進寵多所干託內外碎密
細栖不倦吏部嘗望騰意奏其弟為群帶戎人資乖越清河王
擇抑而不奏騰以為恨遂與領軍元叉害憚廢靈太后於宣光
宮門晝夜長閉內外斷絕騰自執管籥魏孝明帝亦不得見
裁聽傳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飢寒又使中常侍賈黎假
言侍明帝書密令防察又以騰為司空表裏擅權其相樹置又
為外御騰為內防迭直禁聞共裁刑賞騰遂與崔光同受詔乘
步挽出入殿門四年之中生殺之威決於叉騰之手八坐九卿
旦造騰宅參其顏色然後方赴省府亦有歷日不能見者公私
屬請唯在財貨舟車之利水陸無遺山澤之饒所在固護剝削
六鎮交通底市歲入利息以巨萬計又頗役嬪御時有徵求婦

女器物公然受納逼奪隣居廣開室宇天下咸苦之薨于位中
官為義息衰經者四十餘人

北齊宦者同惡相濟北史

齊神武時舊宦者寵幸有戢至武成帝及後主時皆參時宰並
開府封王又有滿師子崔孝禮劉萬通研胥光弁劉通遠王弘
遠王子立王玄昌高伯華左君才能純隋宮鍾馗趙野又徐世
疑荀子溢斛子慎宋元賓康德汪並於後主之朝肆其奸佞敗
政虐人古今未有多授開府罕止儀同亦有加光祿大夫金章
紫綬者多帶甲侍中中常侍此二職乃至數十人恒出入門禁
往來園苑趨侍左右通宵累日承候顏色競進諂諛發言動意
多會深旨一戲之賞動逾巨萬丘山之積貪恡無厭猶以波斯
狗為儀同郡君分其幹祿神獸門外有朝貴憩息之所時人號

為解卸廳諸闈或在內多日暫放歸
階然後升騎飛鞭競走十數為群馬
所乘之馬牽至神獸門
壁必空

李輔國欲遷上皇唐書

唐宦者李輔國專權縱恣李峴輔政下頭言且亂國於是詔敕
不繇中書出者峴必審覆輔國不悅時太上皇居興慶宮肅宗
自復道來起居太上皇亦間至大明宮或相逢道中帝命陳玄
禮高力士王承恩魏悅王真公主常在太上皇左右梨園弟子
日奏聲伎為娛樂輔國素微賤雖暴具力士等猶不為禮怨之
欲立奇功自固初太上皇每置酒長慶樓南俯大道因裴回觀
覽或父老過之皆拜舞乃去上元中劍南奏事吏過樓下因上
謁太上皇賜之酒詔公主及如仙媛主之又召郭英義王銑等
飲齋于頗厚輔國因妄言於帝曰太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玄

在力士等將不利陛下六軍功臣反側不自安願徙太上皇入
李中沛不寤先時興慶宮有馬三百鞠國矯詔取之裁留十馬
太上皇請力士曰吾兒用輔國謀不侍終孝矣

魚朝恩毀子儀唐書

魚朝恩唐肅宗至德初為二宮檢責使以左監門衛將軍時資
小人恃功岸忽無所憚僕固瑒攻絳州使姚良據溫誘回紇陷
河陽朝恩遣李忠誠討瑒王景岑討良敗瑒於萬泉生擒良高
輝等引吐蕃入寇遣劉德信討斬之故朝恩因麾下數克獲竊
以自高是時郭子儀有定天下功居人臣第一心媚之乘相州
敗醜為詆譖肅宗不內其語然猶罷子儀兵留京師代宗立與
程元振一口加殺帝未及寤子儀喜其俄而吐蕃陷京師卒用
其力王室不安故朝恩之惡魚朝恩勸帝徙洛陽欲遠我狄百
餘在廷朝恩從十餘人持兵出曰虜數犯都甸欲幸洛云何宰
相未對有近臣拆曰敕使反邪今屯兵足以捍寇何遽脅天子
棄宗廟為朝恩色沮而子儀亦謂不可乃止

魚朝恩伏誅唐書

魚朝恩代宗時為內侍觀軍容使置獄北軍陰縱惡少年橫捕
富人付吏考訊因中以法鉞賞產入之軍皆誣服冤死故市人
號入地牢又萬年吏賈明觀倚朝恩捕搏恣行積財鉅萬人無
敢發其姦朝廷裁決朝恩或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
乎帝聞不喜朝恩所養息名令徽者尚幼為內給使服綠與同
列爭忿歸白朝恩明日見帝曰臣之子位下願得金紫在班列
上帝未答有司已奉紫服于前令徽稱謝帝笑曰小兒章服大
稱滋不悅元載乃用左散騎常侍崔昭尹京兆厚以財結朝恩

之黨皇甫湜周皓湜方屯陝而皓射生將自是朝恩隱謀與語
悉為帝知劉希暹覺帝指密白朝恩朝恩稍懼然見帝接遇未
衰故自安而潛計不軌帝遂倚載以決除之懼不克載曰陛下第
專屬臣必濟朝恩入殿嘗從武士百人自衛皓統之而湜握兵
在外載乃徙鳳翔尹李抱玉節度及山南西道以湜代節度鳳翔
陽重其權寔內湜以自助載又謀取折鳳翔之郿與京兆以鄠藍
屋及鳳翔之號寶鷄與抱玉而以興平武功鳳翔之扶風天興
與神策軍朝恩利其土地自封功臣不知為虞也郭子儀亦密白
朝恩嘗結周智光為外應久領內以兵不早圖變且大載留湜京
師未即遣約與皓共誅朝恩謀之也以聞帝曰善圖之勿反受禍
方寒令其禁中既罷將還營有詔留議事朝恩素肥每乘小車
入宮省帝聞車聲危坐載守中書省朝恩至帝責其異圖朝恩

自辨悖傲皓與左右禽縊之死

仇士良貪酷唐書

仇士良歷事唐順宗憲宗至文宗與李訓欲殺王守澄以士良
素與守澄隙故擢左神策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使相糜肉已
而訓謀悉逐中宮士良悟其謀與右神策軍中尉魚弘志大盈
庫使宋守義挾帝還宮王涯舒元與已就縛士良肆脅辱令自
反示牒于朝於時莫能辨其情皆謂誠反士良因縱兵捕無輕
重悉斃兩軍公卿半空事平加特進右驍騎大將軍弘志右衛
上將軍兼中尉守義右領軍衛上將軍李右輔政稜稜有風岸
士良與論議數屈深忌之使賊刺石於親仁里馬逸而免石懼
辭位士良益無憚

田令孜挾制被殺唐書

田令孜本陳氏咸通時歷小馬坊使僖宗時擢左神策中尉令
孜知帝不足憚叛鬻官爵除拜不待旨賊陷東都令孜攜奉帝
西幸入蜀諸王徒步以從壽王至斜谷不能進田令孜驅使前
王謝足且拘得馬可濟令孜怒扶王之行王耻之及帝病中
屬壽王令孜入候帝曰陛下記臣否帝直視不語令孜自
署劍南監軍使闕拱宸奉鑾軍自衛晝夜馳入城固表解官求
醫藥詔可俄削官爵長流儋州然猶依陳敬瑄不行王即位是
為昭宗楊復恭代為觀軍容使出王建為壁州刺史建取利州
自署防禦使因略定閬印蜀黎雅等州詔即置永平軍拜建節
度使令孜謀與建逆衡亢朝廷且曰吾子也書召之建喜將至
獲郤之建怒進圍成都令孜登城謝建曰老夫久相厚何見困
吾曰父子恩何敢忘顧父自絕朝廷苟改圖則父子如初令孜

吾欲面計事建然許令孜夜負印節授建明日入成都囚令
孜著鷄坊治古神策統軍宋文通為諸軍所疾令孜因事召見
文通之既見乃欣然更養為子名彥賓即李茂貞也故獨上書
雪其罪詔為湖南監軍凡二歲與敬瑄同日死臨刑裂帛為經
授行刑者曰吾嘗位十軍容殺我庸有禮因教縊人法既死而
色不變乾寧中詔復官爵

田令孜惑帝 唐書

田令孜字仲則唐僖宗時進左金吾衛上將軍封晉國公方僖
宗之奔蜀也令孜實挾之帝見蜀陋陋稍鬱鬱日與嬪侍博飲
時時攘袂北望惘然流涕令孜伺間開釋乎萬歲帝為怡悅因
盛稱鄭畋王鐸程宗楚李鋌陳敬瑄方并力賊不足虞帝曰善
楊復恭擅權被誅 唐書

楊復恭字子恪昭宗時加金吾上將軍王瓌者惠安太后弟求節度使復恭以后族不可封拜瓌聞怒甚至禁中見復恭詬辱之遂居中任事復恭不欲分已權白為黔南節度使道興元而兄子守亮方領節度陰勒利州刺史覆瓌舟于江宗屬賓客皆死以舟自敗聞昭宗知復恭謀深銜之復恭以諸子為州刺史號外宅郎君又養子六百人監諸道軍天下威世舉歸其門李茂貞劾復恭自謂隋諸孫以恭帝禪唐故名復恭逆狀明白且請以守亮官爵遂擅自號興元節度使帝下詔令茂貞討之破其城奔閬州復恭與守亮等自亮州將北奔太原趨商山至乾元為韓建邏士所禽即斬復恭守信檻車送守亮京師梟首長安市茂貞上復恭與守亮書曰承天門者隋家舊業也見但積粟訓兵何進奉為吾披荆榛立天子既得位乃廢定策國老奈

負心門生謂天子也其不臣類此微子彥博奔太原收葬其尸李克用為申雪詔復官爵

李述挾制被誅唐書

劉季述者本微單稍顯於僖昭間擢為樞密使時宰相崔胤怒劾王搏黨宦豎不忠罷去乃以季述為左右中尉疾胤尤甚時昭宗嗜酒怒責左右不常季述等愈自危先是王子病季述引內鑿工車讓謝筠久不出季述等共白帝宮中不可妄處人帝不納詔著籍不禁由是疑帝與有謀乃外約朱全忠為兄弟遣從子希正與汴邸官程巖謀廢帝因帝夜獵苑中醉殺侍女三人明日午漏上門不啓季述見胤曰宮中殆不測與王仲先等總衛士千人毀關入謀所立未決是夜宮監竊取太子以入季述等矯皇后令曰車讓謝筠勸上殺人懷塞災咎皆大不道今

立皇太子以主社稷黎明季述衛太子至紫廷院左右軍反十道郎官愈潭程巖等詣思玄門請對士皆呼萬歲入思政殿遇者輒殺帝方坐乞巧樓見兵入驚墮於牀將走季述仲先持帝坐責曰某日某事爾不從我罪一也至數十未止皇后出徧拜曰護大家勿使怖若有罪唯軍容議季述出百官奏曰陛下猶倦于勤願奉太子監國陛下自順東宮帝曰昨與而等飲甚樂何至是后曰陛下如軍容法官監掖帝出思政殿后倡言曰軍容一心輔持請上養疾帝亦曰朕久疾今太子監國巖等皆呼萬歲后以傳國寶已授季述就帝輦左右十餘人入囚少陽院季述取金以完鑄師虔以兵守太子即位於武德殿帝號太上皇皇后為太上皇后大赦天下季述等皆先誅戮以立威名有寵於帝悉榜殺之殺帝弟睦王師虔又欲盡誅百官乃弑帝挾太子令天下都將孫德昭董從實盜沒錢五千緡仲先衆辱之督其償株連甚衆胤問其不逞曰能殺兩中尉迎太上皇而立大功何小罪足羞又遣客密告德昭割帶內蜜丸通意德昭邀別將周承誨期十二月晦伏士安福門待旦仲先乘肩輿造朝德昭等劫之斬東宮門外叩少陽院呼曰逆賊斬矣帝疑未信皇太后曰可獻賊首德昭擲中先頭以進宮人毀扉出御長樂門群臣稱賀承誨馳入左軍執季述等至樓前胤先戒京兆尹鄭元規集萬人持大槌帝詰季述未已萬槌皆進季述等同死槌下遂尸之兩軍之黨死者數十人

全誨橫恣被誅唐書

昭宗時韓全誨張彥弘者並監鳳翔軍全誨入為內樞密使劉季述之誅崔胤陸扆見武德殿右廡胤曰自中人與兵王室愈

亂臣請主神策左軍以處左右則四方藩臣不敢謀帝意不決乃以全誨為左神策中尉彥弘為右皆拜驃騎大將軍全誨等知胤必除已乃已因諷李茂貞留選士四千宿衛以李繼筠繼微總之胤亦諷朱全忠內兵三千居南司以婁敬恩領之全誨彥弘及彥弼合勢恣暴中官倚以自驕帝不平有斥逐者皆不肯行胤固請盡誅之全誨等懼帝誅已與繼筠等交通謀亂胤說全忠曰官豎謀擁帝入蜀且泣全忠執其手乃定計迎天子天復三年正月茂貞請遣使諭全忠軍詔崔構挾中人郭遵誨往既行又命宮人寵顏馳見全忠諭密旨乃以蔣玄暉入衛二日茂貞獨見至日盱全誨彥弘恨其速食不能扼匕自見勢去計無所用垂頭喪氣帝召韓偓見東橫門執手涕泗帝曰今先去四大惡餘以次誅矣於是內養八輩候廷中投命每二輩以

衛士十人取一首俄而全誨彥弘袁易簡周敏容皆死即詔第五可範為左軍都尉王知古楊虔朗為樞密使知古領上院虔朗領下院繼筠繼誨彥弼皆伏誅茂貞取其輜重是夜諸內諸司使韋處廷等二十二人悉以首內布囊詔蔣玄暉學士薛貽矩送全忠曰是皆不肯使乘輿東者既斬之矣全忠大喜徧告軍中以姚洎為岐汴通和使全忠貽茂貞書曰宦者乘輿言不已曰稟王旨是乎茂貞懼復誅小使李繼彛等十人於是開壘門全忠猶攻北壘帝遣寵顏賜御中箱寶器使罷兵又捕殺中官七十人全忠亦使京兆誅黨與百餘人天子入全忠軍全忠泥首素服待罪客省傳呼徹三仗有詔釋全忠罪使朝服見全忠伏地泣曰老臣位將相勤王無狀使陛下及此臣之罪也帝亦嗚咽命韓偓起之解玉帶以賜召之食帝顧衛兵或有憤發

者因履係解目全忠為吾繫之全忠跪結履汗浹于背而左右
莫敢動是夜帝三召皆辭朱友倫以兵衛帝李克用引軍去帝
還京師胤全忠議盡誅第五可範等八百餘人於內侍省哀號
之聲聞于路留單弱數十人備宮中灑掃胤以鎮人性謹厚即
詔王鎔擇五十人為敕使內諸司宦官主領者皆罷於是追諸
道監軍所在賜死其財產籍入之詔以中官脅遷狀及全忠迎
乘輿本末告方鎮罷監軍院咸視國初故事以三十人為負衣
黃衣不得養子內諸司皆歸省若寺兩軍內外八鎮兵悉屬六
軍全忠還汴州帝以第五可範等無辜頗悼之為文以祭自是
豈得詔命皆以官人始劉季述專廢立中人皆與聞帝反正誅
季述及薛齊偓數族而已餘貸不問又悔之後稍稍誅夷群官
無不安時帝懲幽辱能勵心庶政數召見群臣問治道有志中

與而全誨爭權外刃
計暴誅君側雖清而公
於全誨虜弘云

田令孜

一代史

田令孜從僖宗入蜀求為西州監軍盜唐傳國璽入于蜀而埋
之蜀主永平二年二月尚食使歐陽柔治令孜故第穿地而得
之以獻

趙贊恣惡賜死 宋史

趙贊性險詖辯給好言利害初為軍小吏與都校不協因誣營
中謀叛劉繼元屠之無遺類時又有鄭昌嗣者宣州人亦起三
司役吏稍遷侍禁奉使西川回奏在官不治者數十人太宗嘉
其直會市物吏因緣為姦列肆屢謁開封訴之乃置雜買務使

昌嗣盛之昌嗣乞著籍便殿門許非時入奏與贊親比相表裏
累遷至西上閣門副使鹽鐵都監二人既得職事由是益橫恣
所為皆不法太宗頗知之以問左右皆畏二人無敢言其惡至
道元年上元節京城張燈太宗以上清宮成臨幸贊與昌嗣邀
其黨數人携妓樂登宮中玉皇閣飲宴至夜分掌舍宦者不能
止以其事聞太宗大怒并摭諸事下詔奪贊官許携家配隸房
州禁錮即日驛遣之昌嗣黜唐州團練副使不署事既數日並
賜死於路太宗謂侍臣曰君子小人如芝蘭荆棘不能絕其類
在人甄別耳苟盡君子則何用刑罰焉參知政事寇準對曰帝
堯之時四凶在庭則三代之前世質民淳已有小人矣今之衣
儒服居清列者亦頗朋附小人為白雲計如贊昌嗣之類奔走
賤吏不足言也

懷政妖妄惑人 宋史

周懷政真宗時領英州團練使加昭宣使懷政日侍內廷權任
尤盛於是附會者頗衆往往言事獲從同列位望居右者必排
抑之中外帑庫皆得專取因多入其家性識凡近酷信妖妄有
朱能者本單州團練使田敏廝養為人凶狡遂賂懷政親信得
見因與侍卒姚斌妄談神怪以誅之懷政大惑援能至御藥使
領階州刺史俄於終南山脩道觀與劉益輩造符命託神言國
家休咎否臧大臣及寇準鎮永興能為巡檢倚準舊望欲實其
事準好勝意其附已多依違之朝臣屢言懷政之妄真宗含忍
不斥然漸踈遠之懷政憂懼時使小黃門自禁中出作稱宣召
入內東門坐別室久之而還以欺同類

朱勔恣橫當時 宋史

朱勔狡獪有智數家本賤微庸於人梗悍不馴抵罪鞭背去之
旁邑乞貸遇異人得金及方書歸設肆賣藥病人服之輒效遠
近輻湊家遂富因循時園圍結游客致往來稱譽始蔡京居錢
塘過蘇欲建僧寺閣會費鉅萬僧言必欲集此緣非朱冲不可
京以屬郡守郡守呼冲見京京語故冲願獨任居數日請京詣
寺度地至則大木數千章積庭下京大驚陰器其能明年召還
決勔與俱以其父子姓名屬童貫竄置軍籍中皆得官徽宗頗
垂意花石京諷勔語其父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木
帝嘉之後歲歲增加然歲率不過再三貢貢物裁五七品至
和中始極盛舳舻相銜于淮汴號花石綱置應奉局于蘇指取
肉帛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萬計延福宮良嶽成奇片與法
苑拓其中勔擢至防禦使東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門徐鑄應

安石王仲開等濟其惡端縣官經常以惡毒所首物彙亭池
於民之髮不少償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翫即領健卒直入其
家用黃封表識未即取使護視之微不謹即被以大不恭罪及
發行必徹屋抉墻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唯恐
及夷之不連民預是役者中家悉破產或鬻賣子女以供其須
斷山輦石程督峭慘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出乃止
嘗得太湖石高四丈載以巨艦役夫數千人所經州縣有拆水
門橋梁鑿城垣以過者既至賜名神運昭以石葺諸道糧餉綱
旁羅商船揭所貢暴其上篙工柁師倚勢貪橫陵轢州縣道路
相視以目廣濟卒四指揮盡給輓士猶不足京始患之從容言
於帝願抑其太甚者帝亦病其擾乃禁用糧綱船戒伐冢藏毀
室廬毋得加黃封帕蒙人園囿花石凡十餘事聽勔與蔡攸等

六人入貢餘進奉悉罷自是勛小戢既而架甚所居直蘇市中
絲老橋忽稱詔凡橋東西四至壤地室廬悉買賜予已合數百
穿期五日盡徙郡吏逼逐民嗟哭於路遂建神霄殿奉青華帝
君像其中監司郡邑吏朔望皆拜庭下命士至輒朝謁然後通
判詰勛主趙霖建三十六浦牌輿必不可成之功天方大寒役
死者相枕藉霖志在媚勛益加苛虐吳越不勝其苦徽州盧宗
原錫庫錢遺之引為發運使公肆掊克園池擬禁築服飾器用
上僭乘輿又託輓舟募兵數千人擁以自衛子汝賢等召乎鄉
州官寮願指目攝皆奔走聽命流毒州郡者二十年方臘起以
誅勛為名童貫出師承上旨盡罷去花木進奉帝又黜勛父子
弟姪在職者民大悅然寇平勛復得志聲焰熏灼衰人穢夫候
門奴事自直秘閣至殿學士如欲不得不附者旋踵罷去時謂

東南小朝廷帝末年益親任之居中白事傳達上旨大略如內
侍進見不避宮嬪曆隨州觀察使慶遠軍承宣使燕山奏功進
拜寧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一門盡為顯官騶僕亦至金紫天
下為之扼腕靖康之難欲為自全計倉卒擁上皇南巡且欲邀
至其幣欽宗用御史言放歸田里凡由勛得官者皆罷籍其貳
財田至三十萬畝言者不已羈之衡州徙韶州循州遣使即所
至斬之

郝隨黨章惇廢孟后 宋史

宋哲宗皇后孟氏元祐七年帝親御文德殿冊為皇后宣仁太
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紹聖三年劉婕妤有寵或撤婕
妤坐因泣訴于帝內侍郝隨謂婕妤曰毋以此戚戚此坐正當
為婕妤有也後因禱祠事詔皇城司鞠之命侍御史董敦逸覆

錄廢后出居瑤華宮章惇誣宣仁后有廢立計以后逮事宣仁
惇又陰附劉賢妃欲請建為后遂與郝隨構成是獄天下寃之
敦逸奏言中宮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詔下之日天為之陰
翳是天不欲廢后也人為之流涕是人不欲廢后也且言嘗覆
錄獄事恐得罪天下後世哲宗曰敦逸不可更在言路曾布曰
陛下本以皇城獄出於近習推治故命敦逸錄問今乃貶錄問
官何以取信中外乃止帝久亦悔之曰章惇誤我元符末欽聖
之后將復后位適有布衣上書以后為言者即命以官於是詔
還內號元祐皇后時劉號元符皇后故也

德謙服食僭擬乘輿宋史

德謙初為嘉邨都監頗親幸孝宗大漸光宗以疾久不朝重
華宮黃由時為王府贊讀奏請嘉王詣重華宮問疾既得旨德

謙固請覆奏王斥之遂行孝宗崩王在喪次中必洶洶王以告
直講彭龜年龜年以為建儲則人心安須白中宮乃可即諭德
謙奏之皇太后德謙不敢強之既而得報王即位德謙思遷昭
慶軍承宣使內侍嘗押班賜居第驕恣踰法服食擬乘輿出入
或以導駕燈籠自奉為人求官賦以巨萬計泄其事者禍立至
故外朝多附之

朴不花構禍元史

元順帝時朴不花以閹人入事皇后累遷官至榮祿大夫資正
院使不花乘間用事老的沙至大同遂留孛羅帖木兒軍中是
時搠思監朴不花方倚擴廓帖木兒為外援怨孛羅帖木兒匿
老的沙不遣遂誣孛羅帖木兒與老的沙謀不軌至正二十四
年詔削其官使解兵柄歸四川孛羅帖木兒知不出帝意皆搠

思監於不花所為怒不奉詔宗王不顏帖木兒等為表言其誣枉而朝廷亦畏其強不可制復下詔數搠思監朴不花互相壅蔽簧惑主聽之罪屏搠思監于嶺北窟朴不花于甘肅以快衆憤而復字羅帖木兒官尚然搠思監朴不花皆留京城實未嘗行未幾字羅帖木兒遣亮帖木兒以兵向闕聲言清君側之惡是月十二日駐于清河帝遣達達國師問故往復者數四言必得搠思監朴不花乃退兵帝度其勢不可解不得已執兩人屏之其兵乃退朴不花遂為字羅帖木兒所殺

朴不花同惡相濟元史

朴不花以闖入入事皇后累遷官至榮祿大夫資正院者於是順帝在位久而皇太子春秋日盛軍國之事皆其所臨決皇后乃謀內禪皇太子而使不花喻意於丞相太平太平不答至正

二十年太平乃罷去而獨搠思監為丞相時帝益厭政不花乘間用事與搠思監相為表裏四方警報將臣功狀皆抑而不聞內外解體然根株盤固氣焰薰灼內外百官趨附之者十九又宣政院使脫歡與之同惡相濟為國大害

教惡

教人為奸惡者

仇士良教中人為惡唐書

唐武宗時仇士良既告老中人舉送還第謝曰諸君善事天子能聽老夫語乎衆唯唯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閑暇暇必觀書見儒臣則又納諫智深慮遠減玩好省游幸吾屬恩且薄而權輕矣為諸君計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毬獵聲色盡其心極侈靡使悅不知息則必斥經術聞外事萬機在我恩澤權力欲焉

往我衆南拜

謀逆

謀為惡逆者

趙高謀殺扶蘇立胡亥史記

趙高謂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
 立為皇帝為之柰何胡亥曰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高曰
 不然方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胡亥曰廢兄而
 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譎疆因
 此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
 尚曰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
 速之胡亥既然而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為
 子設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

為嗣書示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
 矣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
 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
 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
 遠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
 矣可以為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
 兄弟爭位身死為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為丘墟遂危
 以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為謀高曰上下
 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
 稱孤必有喬松之壽

程元振圖謀不軌 唐書

程元振代宗時為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代宗盡削元振

官爵放歸田里元振自三原衣婦衣私入京師舍司農卿陳景詮家圖為不軌御史劾按長流溱州景詮貶新興尉元振行至江陵死

惡逆

發殺君后之類

趙高凶悖史記

趙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秦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群臣皆畏高高前數言關東盜毋能為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自關以東大氏盡畔應諸侯西鄉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二世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

乃陰與塔咸陽令閻樂弟郎中令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欲歸禍於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嬰使成為內應詐為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毋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令直將吏入射上幄坐悖二世怒召左右皆惶擾不闔旁有宦者一人侍不去二世入謂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樂前即二世二世自殺高乃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立二世兄子公子嬰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子嬰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

宗愛殺秦王翰北史

後魏太武時宗愛不知其所由來以卑為閹人歷碎職至中常

侍正平元年元正太武大會於江上班賞群臣以愛為秦郡公
景穆之監國也每事精察愛天性嶮暴行多非法景穆每銜之
給事中侯道威侍郎任平城等任事東宮微為權勢太武頗聞
之二人與愛並不睦愛懼道威等案其事遂構告其臯詔斬道
威等於都街時太武震怒景穆遂以憂薨是後太武追悼不已
愛懼誅遂謀逆二年春太武暴崩愛所為也尚書左僕射蘭延
侍中吳興公和疋侍中太原公薛提等祕不發喪延疋二人議
以文成冲幼欲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祕室提以文成有世嫡
之重不可廢所宜立而更求君延等猶豫未決愛知其謀始愛
負臯於東宮而與吳王余素協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矯皇
后令徵延等延等以愛素賤弗之疑皆隨之入愛先使閹豎三
十人持仗於宮內及延等入以次收縛斬於殿堂執秦王翰殺

之於永巷而立余余以愛為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
軍事領中祕書封馮翊王愛既立余位居元輔錄三省兼總戎
禁坐召公卿權恣日甚內外懼之群情咸以為愛必有趙高閣
藥之禍余疑之遂謀奪其權愛憤怒使小黃門賈周等夜殺余
文成立誅愛周等皆具五刑夷三族

李輔國弒張后唐書

李輔國唐肅宗時以功遷兵部尚書南省視事使武士戎裝夾
道陳跳丸舞劍百騎前驅御府設食太常備樂宰相群臣畢會
既得志乃厭然驕缺求宰相帝重違曰卿勲力何任不可但群
望未一如何輔國遂諷宰相裴冕使聯表薦已帝密擢蕭華使
喻上冕張皇后數即其額帝寢疾太子監國后召太子將誅輔
國及程元振太子不從更召越王克王圖之元振告輔國即伏

兵凌霄門迎太子伺變是夜捕二王及中人朱輝光馬英俊等囚之而殺后他殿代宗立輔國等以定策功愈跋扈至謂帝曰大家第坐宮中外事聽老奴處決帝矍然

王守澄伏誅唐書

王守澄唐憲宗元和為徐州監軍後召還時憲宗餌方士柳泌丹藥煩躁之甚數暴怒恚責左右帝自是不豫罷元和十五年元會群臣危恐會義成節度使劉悟來朝賜對麟德殿悟出曰上體平矣內外乃安是夜守澄與內常侍陳弘志弑帝於中和殿緣所餌以暴崩告天下乃與梁守謙韋元素等定冊立穆宗俄知樞密事文宗嗣位守澄有助力進拜驃騎大將軍帝疾元和逆罪久不討故以宋申錫為宰相謀因事除之不克更因其黨鄭注李訓乘其罅於是流楊承和於驪州韋元素象州遣

中人劉忠諒追殺元素于武昌承和次公安賜死訓乃脅守澄以軍容仗就第使內養齋醮賜死事秘時無知者贈揚州大都督其弟守洵自徐州監軍召還死於中年

仇士良矯廢太子唐書

唐樞密使劉弘逸薛季稜宰相李珣楊嗣復謀奉太子監國仇士良與弘志議更立珣不從乃矯詔立穎王為皇太弟士良以兵奉迎而太子還為陳王初莊恪太子薨楊貴妃謀引安王不克武宗已立士良發其事勸帝除之以絕人望故王妃皆死士良遷驃騎大將軍封楚國公弘志韓國公實封戶三百俄而珣嗣復罷去弘逸季稜誅矣帝明斷雖士良有接立功內實嫌之陽示尊寵李德裕得君士良愈恐會昌二年上尊號士良宣言宰相作赦書減禁軍糗糧芻菽以搖怨語兩軍曰審有是樓前

可爭德裕以白帝命使者諭神策軍曰赦令自朕意宰相何豫爾渠敢是士乃怙然士良惶惑不自安明年進觀軍容使兼統左右軍以疾辭罷為內侍監知省事固請老詔可尋卒贈揚州大都督士良綾二王一妃四宰相貪酷二十餘年亦有術自將恩禮不衰云

劉季述幽昭宗 唐書

劉季述為右神策軍中尉觀軍容使昭宗居少陽院季述令左右出入搜索天子動靜輒白季述帝衣晝服夜浣食自寶進下至筆紙銅鐵疑作詔書兵器皆不與方寒公主嬪御無衾纊哀聞外廷

劉季述廢主 唐書

唐昭宗嗜酒怒責左右不常季述等適自危先是王子病季述

引內醫上車讓謝筠久不出季述等共白帝宮中不可妄處人帝不納詔著籍不禁由是疑帝與有謀乃外約朱全忠為兄弟遣從子希正與汴州官程巖謀廢帝會全忠遣天平節度副使李振上計京師巖因曰主上巖急內外惴恐左軍中尉欲廢昏立明君何振曰百歲奴事三歲郎主常也亂國不義廢君不祥非吾敢聞希正大沮帝夜獵苑中醉殺侍女三人明日午漏上門不啓季述見胤曰宮中殆不測與仲先率王彥範薛齊偓李師虔徐彥回總衛士千人毀關入謀所立未決是夜宮監竊取太子以入季述等因矯皇后令曰車讓謝筠勸上殺人禳塞災咎皆大不道兩軍軍容知之今立皇太子以主社稷黎明陳兵廷中謂宰相曰上所為如此非社稷主今當以太子見群臣即召百官署奏胤不得對季述衛皇太子至紫廷院左右軍及十道

外官俞潭程嚴等詣思文門請對士皆呼萬歲入思政殿過者
輒殺帝方坐乞巧樓見喜入驚墮於牀將走季述仲先持帝坐
以所持釵杖畫地責帝曰某日某事爾不從我罪一也至數十
未止皇后出徧拜曰護大家勿使怖若有罪唯軍容議季述出
百官奏曰陛下警倦于勤願奉太子監國陛下自願東宮帝曰
昨與而等飲甚樂何至是后曰陛下如軍容語宮監被帝出思
政殿后倡曰軍容一心輔持請上養疾帝亦曰朕久疾令太子
監國嚴等皆呼萬歲后以傳國寶授季述就帝輦左右十餘人
入囚少陽院季述泣金以完鏞師度以兵守太子即位於武德
殿帝號太上皇皇后為大上皇后赦天下東宮官屬三品賜
爵一級四品以下一階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群臣加爵秩厚
賜欲媚附上下改東宮為問安宮季述等皆先誅戮以立威夜

鞭笞盡出尸十輦凡有寵于帝悉榜殺之

文應弒郭后宋史

閻文應給事掖庭積遷至入內副都知仁宗初親政與宰相呂
夷簡謀以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趙積晏殊錢惟演皆章獻后
所任用悉罷之退以語郭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
巧善應變耳由是并夷簡罷夷簡素與文應相結使為中訶久
之乃知事由郭后夷簡遂怨后及再相楊尚二美人方寵尚美
人於仁宗前有語侵后后不勝忿批其頰仁宗自起救之誤中
其頸仁宗大怒文應乘隙遂與謀廢后且勸以爪痕示執政夷
簡以怨力主廢事因奏仁宗出諫官竟廢后為淨妃以所居宮
名瑤華皆文應為夷簡內應也郭后既廢楊尚二美人益寵專
夕仁宗體為之或累日不進食中外憂懼楊太后亟以為言

仁宗未能去文應早暮入侍言之不已仁宗厭其煩強應曰諾
文應即以輿車載二美人出二美人涕泣詞說云去不肯行文
應罵曰官婢尚何言驅使登車翌日以尚氏為女道士居洞真
宮楊氏別宅安盟既而仁宗復悔廢郭后有復后之意文應大
懼會后有小疾太監診視數日乃言后暴崩寔文應為之也

雷允恭擅移皇堂事文類聚

雷允恭宋仁帝時為內押班擅移永定陵皇堂而丁謂庇之朝
廷命呂許公與魯肅公乘傳按視盡得其迹及允恭等盜沒方
中金寶以萬計狀聞抵允恭罪而謂罷相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四十三

